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日本開國五十年史

(六)

大隈重信等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本開國十五周年史

(六)

大隈重信等著

漢譯世界名著

本邦教育史略 (明治以前)

第一章 建國時代

國體

日本國民由族制上之關係，戴天御中主神之系統爲元首，上古稱天神之御子曰天孫，而以他諸神之系統輔佐之，以成國家，至今不渝，其奉一系之天子即天皇者，誠爲世界無儔之國體，可稱爲神國者也。

氏族制度

故古來有崇拜祖神之風俗，諸氏族各祀其祖先爲產土神，又爲氏神，其領土或一族各有特別祭神，雖稱爲天社、國社，然皆仰祀天御中主神爲宗統，其餘皆爲支流之神社也。故承其直統之皇室始祖天照天神，居日本萬民之氏上，有奉祀中心祖神之特權，代代全國人民，親行神事，爲萬民崇拜之中心點，奉神意以決萬機，故能使祭政一致，而氏族制度發達者也。考史乘所載，其君民之關係，由形體上觀之，皇室與臣民，實有本家別家之關係，不啻有親子之情，故君視其民如至寶，愛之撫之，獎勵其產業，使之免於困窮，而民亦敬其君

文武不歧

若神明，能各盡至誠以奉公，其美風誠非他國所能企及也。勅語曰：我臣民其克忠克孝，億兆心如一心，以世濟厥美云云。此蓋以崇拜祖先之宗教爲教育淵源，而忠孝之念既湛，自能成全國團結之大勢力也。然國民雖有溫和服從之性，而復具有勇武剛健之風，此所以異於他宗教也。神武天皇皇兄五瀨傷矢而薨，尙以斃於賤奴之手，不可不報此讎，告於神而後瞑目。蓋我國古代國民，其愛國之精神，與羅馬古代之兒童，於慈母膝下誦十二銅表者，不愧與之相伯仲。考上古傳說之古事記、日本書紀、祝詞等，可以推想其教化之源，而由歷史上足以養成其國民的觀念，而發揚其國光者也。

第二章 儒佛二教傳來時代

韓國之服屬

然是時亞細亞大陸文明之思潮，漸經對馬海峽及沖繩羣島振盪而來，神武天皇由筑紫肇國於大倭。經十代至崇神天皇之第二肇國，而祭政分離，尋復征服任那（韓之南端）。景行天皇西征東伐，至十四代仲哀天皇伐西蠻族熊襲，崩於軍中之後，神功皇后渡海親征新羅，新羅王駭爲神兵，封國籍來降，皇后以其自來請服，殺之不祥，赦之，使永爲飼部之

臣，歲修貢獻。此事傳於韓國，未幾百濟亦遣使請臣，遂定之，使爲內官家。由此事觀之，不但使世人知日本女性之性質，亦可以窺見國民之風俗習慣及思想之如何矣。

爾來彼此往來既頻，交換大陸之智識，以向文明，由百濟港以與支那吳港交通。至應神天皇，以百濟之阿直岐爲史官，又徵博士王仁，始設學校，并任書記，令皇子稚郎子就學焉。王仁因獻論語千字文，授普通之教育。是時北韓之高麗，亦奉朝貢，皇子既通支那文籍，讀高麗表文，怒其無禮，詰責之。蓋支那文籍之輸入，能使國際完美，於國史文書計算及殖產上亦大有効驗，忠孝仁義等之德義的感化，足以陶冶臣民之精神，發揮我固有血族國家之觀念。蓋開國以來上下所共實行之道者也。

由是大陸崇文之風，文明智識之波濤，駉駉而來，無可阻遏。是時大陸諸國已爲佛教所侵入，普及於韓國半島，渡玄海而來崇拜祖神之我邦。至欽明天皇之初（西歷五百五十年），以百濟所獻之佛像，賜大臣蘇我氏，許其建寺院於京師以布教，由是我國民之思想爲之一變。至開佛教三世因果之說，推古天皇（五百九十三年）之朝，聖德太子攝政，欲洗過

去之罪業，迎未來之果報，頗知培植善根功德之哲理。於是以佛教爲國教，建法興寺及法隆學問寺，以圖佛教之弘布，又欲促文明發達，制定法律，輸入儒學、歷史、法律、歷算、卜筮、方術及其他學藝，遣小野妹子使於隋，送學生學僧留學，以修國際，於是與大陸之往復益繁。其後從隋使裴世清留學之高向玄理，南淵請安於三十三年歸國，僧旻於二十五年歸國，益唱隋風，啓革新之機運焉。至孝德帝大化元年（六百四十五年），右大臣蘇我石川麻呂奏請先祭神祇，而後議政事，始行改新之政，調和神儒佛三教，於是制定律例興起學教，可以見大陸之新智識與本邦固有思想之關係矣。

第三章 王朝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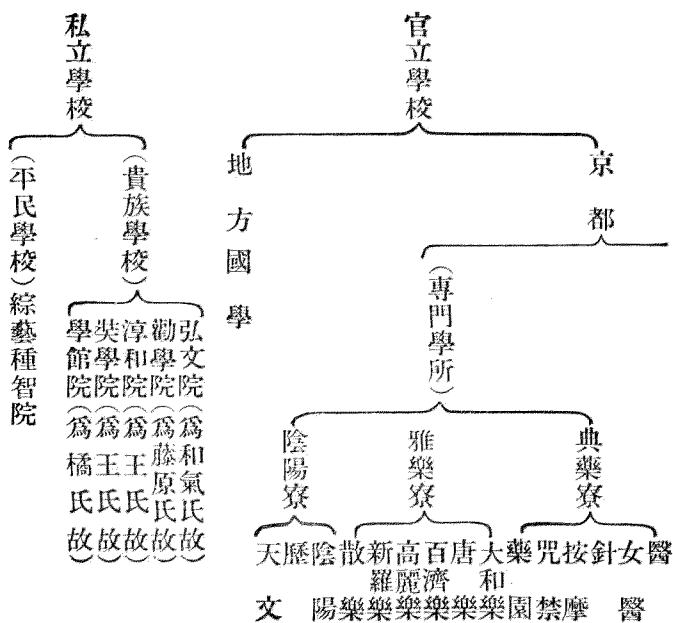
律令制定

文運之進步，氏族之繁殖，實有以促舊政治組織之變化，由應神天皇聘王仁、阿直岐爲博士顧問，開漢學之端緒，設文（書記）史（史官）兩氏以整理政治。至繼體天皇（五百年之初），更增設五經博士，益研究文史法三道，政教之標準，皆取法於大陸，登用官吏者皆不可不修漢學。至佛教輸入，遣隋學生學僧輩闡究彼之文物制度，徵諸內外之氣運，遂

有大化革新之事。其所改革者如整理官制，行國郡制於畿內，爲律令制定之準備，以謀維持歷代繁殖之氏族爲主，成一種之族，掌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廳之政務，制限選舉之途，第二流以下之臣民，尙未得自由於政治學藝也。故經二十餘年，制定近江律令，施行之後，屢有刪定，遂就文武帝之大寶律書六卷及令十有一卷，其條項雖對於地方人民之事未免疏略，然亦與羅馬底亞士第尼安大帝之業同其軌，皆爲後世所取法也。

當時之制大學及國學事務屬於式部省，未有教育專設之省，其學校以教育貴族養成官吏爲目的，其後貴族漸次設立私立學校。今表示其概略如左。





當時之大學生，選五位以上之子孫，及東西史部之子弟十三歲以上十六歲以下之俊秀子弟，凡四百人，使之入學。教師中掌教明經紀傳（一爲文章）者稱爲博士，教藝術者稱爲師，各傳其專門之技藝。國學各國均有設立，國司掌之，教郡司之子弟，教師稱爲國博士，學生年齡與大學同，由國之大小，其額不同，自二十人乃至五十人，全國共三千餘名。大學國學之教育法，席次從長幼之序，師弟間極爲嚴格，教支那之經史，以儒學爲正學，春秋釋奠於孔子，學生有賞給衣食借閱書籍之特權。惟當時書籍尚無印本，皆墨蹟手鈔者，書籍甚見缺乏。其卒業生及任官之試驗規則甚嚴，由其科目區別以養成官吏，以應當世之用。

私立學校

至平安朝（八百年）貴族各奮教育其子弟，以爲擴張門閥維持家業之備，於是私學勃興。其始由和氣廣世紹其父清麻呂之素志，設弘文院於大學之南，藏書數千卷，置學田四十町。其後藤原氏之勸學院源氏之淳和、昇學兩院，橘氏之學館院，相繼設立，各遣其子弟入學。其一般國民子弟欲入學者，悉集於綜藝種智院，爲本邦國民教育之嚆矢也。綜藝種智院者創立於淳和天皇天長五年（八百二十八年），其目的雖以佛教爲主，然亦兼授

儒教，故有綜藝之稱。僧空海爲之記曰：唐國坊有闕塾，縣有鄉學，我邦京師，貧賤子弟，無可就學之所者，今故建此院云云，其卓見可以補大寶令之缺者矣。

第四章 王朝時代之學風

和魂漢才

當時教育，雖以輸入唐之儒學佛之哲理爲主，然所謂日本固有之思想，未嘗爲所侵蝕也。佛教傳來之始，敏達天皇不信之，愛文史，卽所謂紀傳學也。用明天皇信佛法而後重神道，聖德太子出而調佛、神、儒三教。其後天智、天武兩帝及藤原鎌足皆兼之。由是運用大政者皆主張和魂漢才之說，和魂者謂幹旋國政之精神，漢才者謂兼通外國之智識也。故儒教雖以孝爲本，而日本國民則忠君愛國，以忠孝兩全爲主也。若夫平等出世之佛教，雖有三世之說，而我國民對於固有思想之君權，至死尙不忘爲國也。稱德帝之寵僧道鏡，當觀觀帝位之時（七百六十九年），和氣清麻呂以宇佐之神託奏曰：我國開闢以來，君臣之分已定，無以臣爲君者，天日嗣必立皇儲云云。其排斥道鏡者，卽我和魂之精神所以冠絕世界也。此種思想，能同化佛教，唱道其愛國之誠，而儒教祖述先王敬重祭祀之思想，能增進

我國固有之思想，仁義禮智信等之積善與佛教所謂貪嗔痴淫盜之排惡，表裏相應，能使勸善懲惡之風，日益發達焉。

大學紀傳道爲重，歷史之外兼及經義，以發揮文辭，是稱爲文章家，或稱爲大業之儒，卽漢才也，其獎勵文章學也如此。至奈良朝，婦人亦講漢學，和歌亦以漢字書之，欲與漢文一致，然彼我國語，語格各異。至平安朝初葉，發明平假名、片假名，（世傳平假名爲空海所作，片假名爲吉備公所作）於是以假名綴國語，日有發達之象。藤原氏以皇后之戚，播弄威權，以假名文適用於宮中。是時朝廷殆爲藤原氏所有，高大其邸宅，構別莊於近郊，男女相會，花晨月旦，以文藻遊藝相競，於是宮中名媛輩出。至一條天皇之時（第十一世紀初葉）中宮彰子選有才學婦人以侍左右，紫式部、赤染衛門、和泉式部、伊勢大輔等皆極歌文之秀。紫式部著源氏物語，赤染衛門著榮華物語，其他諸人亦皆有著述。侍定子皇后之清少納言，亦博通漢籍，著枕草紙一書。蓋當時上流社會之男女，皆以風流都雅爲尙，如書畫詩文和歌音樂歌舞等各方面，無不發達者也。

第五章 鎌倉及室町時代

及教育之善

國學之衰頹

是時京都之文學，成爲美術的貴族的，頗極旺盛，滿廷公卿，悉以地方之警察追捕，委諸武家，衛府與武者所相番代，以警衛京都，故地方之武人各團結其勢力以向於京都，競其榮譽，各以義勇奉公之風，獎勵其家子及其郎黨，陶鑄其奮不畏死之心。於是郡村盡化爲講武場，而養成其所謂大和魂焉。然是時能吸入貴族之文學，發揮優美之品性，故諸國國學雖日就衰頹，而教育自然的普及於全國。由白河法皇（十二世紀）之時，源平兩氏武家，互爭政權，其後源賴朝卒滅平氏，開幕府於鎌倉，是時禪僧唱心印說，遍及於都鄙田舍之間，武家奉此說爲鍛鍊心理之要訣，而忽變於佛教，卽所謂武士道之進步是也。由鎌倉幕府之初，皆以簡易質直爲旨，如教育之制度，釋奠之禮儀，皆流於形式，雖有若無，孔子之像屢及於災，文藝悉歸於公卿之門，而武家則皆託其性命於弓馬之術。故當承久之亂，以院宣賜北條泰時之時，五千人中能讀院宣者僅得一人，其國學之衰頹可以想見矣。未幾迎親王於鎌倉奉爲將軍，京都之公家，隨之而下，鼓吹律令文學，於是武士漸尙文學。至鎌倉

末季（一千二百七十年）北條顯時於稱名寺內建金澤文庫，集和漢羣書，內外兩典諸史百家醫陰神歌，凡世上所有之典籍，搜羅靡遺，凡屬於儒教書之類，每冊押以金澤文庫印章，印墨色，佛教書則每冊印以朱色，欲讀書講學者無貴賤道俗之別，皆得入場閱覽焉。是時僧侶亦知欲誦經文則不可不修文學，於是京都、鎌倉五山，不但爲佛教之中心，亦爲文學之中心焉，故鎌倉以後有名之著書，皆出於僧侶之手，一般普通教育亦皆由僧寺維持，武士子弟多就寺院以受教育，大抵由十歲前後至十五六歲，稱爲寺子，課業以習字爲主，由讀法綴字兼及法式行儀，其教科雖似不甚完備，而能綜合各種之智識，以簡易之教授法，養成其常識，其便利誠不少也。

由南北朝之大亂，學校尙未創立，室町時代金澤文庫之外，足利學校創立於下野，其起源始於何人史乘雖無足徵，然上杉憲實加以修繕，關田園集和漢之典籍而再興之者實在於永享十一年（一千四百三十九年）也。其教師皆爲僧侶，僧快元爲學頭，以儒佛之學教授學徒，爾後倣之，約一百五十年。當九華爲學頭之時，全國雖有大亂，而學生自四方來

者甚衆，其後德川氏之復世加修改，至明治維新以前，皆得以維持不廢焉。

欲知我邦之教育，不可不先敍武士道，猶欲知歐洲中世之教育，不可不於寺院教育之外更研究騎士教育也。我邦由氏族制度時代以來，居住於地方各族，因家族繁殖，遂至分裂，至大化改革，授田班祿，各以保其祿位爲務，中有一二負鄉曲之人望者，爲郡司及國司之屬官，興其家聲，仍不失古來固有之思想，以質實剛健忠愛爲重，更致力於武事，嫻習弓馬之術。於是源平二氏出自王族，在地方聚各團結之力，奉京都守護之職，互以武權相競。其後平氏卒奪藤原氏之政權，未幾源賴朝又糾合關東八州之武士以滅平氏，遂統天下兵馬之權，至鎌倉開幕府，遂有鼓吹武士之風焉。賴朝之時復敬神崇佛，習武事，以質素儉約爲旨，重主從之義，守然諾，戒畏怯，以養成勤儉尙武之風。諸國之豪族，亦互以勇武相訓戒，以揚其家名。迨至元主忽必烈并吞支那，率精銳來襲九洲，防海將士奮勇爭至，鏖殺元兵，生還者僅三人。斯役也使我國對外防衛心，受非常之刺戟，促武士道之發達。爾來武士之修養，內則以死生之觀念磨勵其精神，外則以弓馬刀劍之術鍛鍊其筋骨，使之立於四民

之上，爲國家之干城，以撥亂反正爲其任，而武士所佩之雙刀，爲其名譽之表章，較其生命尤重也。故戰國時上杉謙信定刑律，以沒收武士雙刀禁其終身帶佩爲極刑，而死刑次之。蓋此等武士寧喪其元而不肯失其佩劍也。其捨生取義勇敢敵愾之風，溢於海外。於是豐臣秀吉有朝鮮之役，躡蹂八道，明主爲之寒心焉。當時有志者日以吸收西洋之文明爲務，謀與海外交通，不幸爲西洋教師所阻礙，遂採鎖國政策。然國民於征韓之役，得彼國之文物工藝以輸入內地，適德川氏一統，由所輸入之書籍活字，而出版之事業日盛，遂促教育之普及文藝之復興焉。

第六章 德川時代

豐臣秀吉東征西伐，統一海內，餘威震於朝鮮，猶注力於內地。及德川家康開幕府於江戶，深鑑古今之治亂，大加施設，至三代家光之時，無不完備，全國大名分爲一門、譜第、外樣三種，使之親疎相制。中央分老中諸奉行二種，置所司代於京都，大阪駿河各地方置城代，仍其舊貫而治之。今試將德川氏與諸大名之領地比較之，全國租稅總額二千八百萬石，以

當時之國
勢

二千萬石分諸大名，八百萬石爲幕府所領。蓋幕府所領爲全國四分之一有強，最大藩之收入，尚不出百萬石，而幕府實有八倍餘之實力也。由是立其制度，使地方團結，上以對朝廷，下以統諸藩，獎勵文教，天下之致治幾及三百年焉。

家康之勤學

家康雖生於大亂之世，猶博涉典籍，由其在三河之時，當攻城野戰之間，尚集僧侶，使之謄寫舊記古書，以爲定幕府制度之材料焉。且嘗招碩儒藤原惺窩，使講致治之道。及其任大將軍也，刊行和漢書籍，召惺窩門徒林信勝（羅山）而就學焉。家康遣訓有云，本朝之文學劣於異域，宜徧設學校，以張國家之盛威。又云我少年不寶金玉，唯以善爲寶，今至此職，常服膺學則祿在其中一語，以繼吾志云云，亦可以知其志矣。蓋其振興教化之策，在於搜集古書，徵庸碩學，設立學校，出版書籍四者而已。其建大學昌平校編修本朝通鑑，皆繼承家康之志而成者也。

綱吉

是時朝廷仍存家學門統之制，非僧侶者不得公然教授學藝。至五代綱吉，薦林信勝之孫信篤爲大學頭，大行獎勵文學。綱吉亦嗜學，嘗自行講師令大名、旗本、神官、僧侶聽講，印行

袖珍四書，以便披閱，時人稱爲殿中本。在職三十年，專以講學爲事，屢至大名之邸，親行講書，其後大名以下諸士競聘師就學，國學、佛學、醫學日盛，鴻儒碩學相繼輩出焉。

至八代吉宗，爲中興之賢主，聰明睿智，任才使能，又編纂地誌，設天文臺，解洋書輸入之禁，在職二十九年，最注意於教育，命室鳩巢作六諭衍義大意、五常和解、五倫和解，賜江戶之手習師匠，以爲兒童之手本。一日出遊郊外，見醫師某寫當時法令以授兒童，嘉之，賜白銀十枚，或納菅野某之請，建私立學校於深川，禁淫褻出版及淫劇，可以見其留心於社會教育矣。至十一代家齊，興和學講談所。十二代家慶命民間之手習師匠負正風俗，訓忠孝輔政理之責任，以當時法令及實語教大學、小學、女今川、女孝經等類爲手本。歷代將軍其勉於獎學也如此。

德川時代之學校，幕府則有昌平校、和學講談所、開成所，諸大藩則有藩學，屬於私立者則有漢學塾、寺子屋等。昌平校者猶王朝大學，專以儒學教幕臣者，此校由家康設於伏見以來經三十餘年。至寬永七年（一千六百三十年）家光始以江戶忍崗間興學之地賜林

光圀

古學復興

羅山，大擴其規模，名曰昌平校，落成之年，儒臣之聽講者三百人。學科分經、史、國史、律令、詩文五科，經義以講究四書五經程朱學爲本。歷史科亦由朱子所編年史通鑑綱目論其是非。國史則由六國史、本朝通鑑至德川氏之實錄。律令則研究唐明律、清律及本邦之律令格式等。要之以明之習法宋之性理獎勵士之節義，皆專以漢學爲主，其注意於國學者甚少也。然搜索家康之舊記，知欲修史必不可不研究國書。於是水戶光圀紹其祖志，始編修大日本史，以萬葉集之註釋囑於下河邊長流，僧契冲承其後，作萬葉代匠記，光圀又編纂朝廷之禮儀類典，至吉宗時探訪武家故實，收伊勢蜷川之家記，而伊勢貞丈以故實學鳴焉。荷田春滿文學者出，謂不通古語，則不明古義，古學不復，則語學不興。於是請建國學之學校，雖得幕府許可，終不果。其後賀茂眞淵潛心萬葉，闡究古言，其門人本居宣長生于家齊之初，涉獵和漢古今之書，發揮本朝之古道，費三十五年之久，著古事記傳四十八卷，其他著書凡數十種，多排斥儒佛，學者之耳目爲之一新焉。又有盲人塙保已一者，以不世出之記憶力，博通羣書，請於幕府，於寬政五年（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建和學講談所，編輯

羣書類從一千八百冊。是時諸學盛興，主張種種主義，多非難程朱之學者。然幕府視爲僞學，禁之，徵柴邦彥、古賀樸等，設書生寮於昌平校，勸諸藩俊秀之學生入學，以鼓吹程朱之學。而一面和蘭之學日漸流行，西洋新說日漸輸入，然時運益達外交之危機，遂未得其効焉。

日本國民富於進取之氣象，久不滿於和漢之學。家康初葉，握東洋之商權者爲葡萄牙、西班牙、和蘭三國，家康取開國主義，復許英國通商，然因西教徒陰險非望遂一變而爲鎖國主義。此固有乖於國民之天性也。至六代家宣之時，新井君美以和蘭人爲介問羅馬之傳教師等，著西洋紀聞，采覽異言二書，以開研究西學之緒。吉宗知蘭人之精於天文地理，見其書籍所揭圖畫之精巧，羨之，命青木敦書講習蘭書，尤知重醫學。至家齊時，西洋之科學，皆由醫士方面，進步日促。文久三年（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擴張其研究所，設開成所，其課業初限於蘭學，漸由英、法、德、俄諸語文典，以至於涉獵地理、醫學、理化、博物、兵學諸書。此實東京帝國大學之前身也。而大小諸藩，由綱吉之勸學，建學校以教藩士，逐年各地方多

私塾

設立者，學科悉如昌平校，不受修脯，專教漢學。武術則就專修之師於家中練習之。普通教育，兒童自七八歲入學，通學至十五歲而後許其寄宿。教授法分素讀、復習、講釋、輪講會及時時作文，或試以案文、論文者，試驗多教職月次試驗，春秋二期行重職之會試，褒貶其最優劣者而已。德川氏之末，藩學之數大小計二百四十餘，如名古屋之明倫堂，鹿兒島之造士館，米澤之興讓館，水戶之弘道館等，皆其著名者地。漢學塾有二種，一爲幕府諸藩之儒臣，在自宅教授者，一爲民間碩儒，建私塾以教育子弟者。其有名者爲大儒伊藤仁齋之家塾，堀川學校，設立四十餘年，弟子凡三千餘人。門人某嘗以他人駁仁齋所著之書示諸仁齋，先生置之不辯，其門人某代辯之。仁齋曰：若彼是而我非，則我之益友也；若我是而彼非，則他日彼當自覺其非也。其學問以平氣虛心爲修身之先，以勿滋多口爲成。可以窺見仁齋有以感化三千門徒之氣象矣。要之當代學問，以德育爲主，尙篤信自修，聘於辯論者視爲浮薄，時以詩歌詠懷自遣，蓋亦淵源於是也。

子弟之關係

寺子屋者，足利時代之遺物，以此爲普通教育之機關也。其學科於習字之外兼教讀書、案

文、珠算及行儀作法，讀本爲三字經、實語教、商賣往來等，由其職業而異，以適於實用。就學年齡由七八歲至十二三歲，父母兄姊率之，跪於師前，以兒童之前途依賴於師，若有過失則無不甘受譴責，其結師弟之契直若君父。故兒童敬師如親，而師之愛弟子亦如子，此所以有寺子屋之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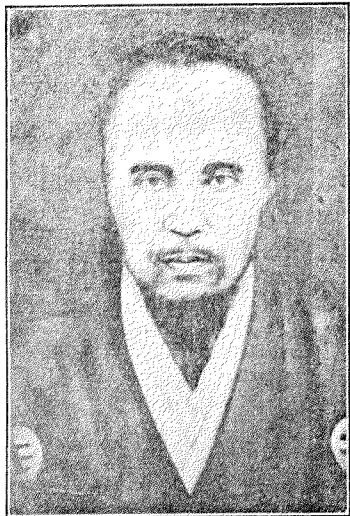
但關於智育者，當時教授法雖不完全，然各自勤勉其職業，以貢獻於國家，固已爲上下所遵奉之訓誡，故新教授法注入，毫無扞格，且得速見其效也。

德川氏初期，大亂始熄，弓馬之道久流於形式，然日置正次及其門人吉田重賢兩流之弓術與大坪重賢、八條房繁兩流之馬術頗行於世。而銃砲之術，則由鎖國之後，失其發達力也。其他劍術則以大和柳生藩主柳生宗嚴以神蔭流爲將軍秀忠、家光之師，於是柳生流大行於世。同時宮本武藏二刀術創始，門人青木鐵人傳之。又有稱爲飯篠長威、齋鹿島香取之神秘者，始創神道流之劍槍術，其門人諸岡一羽創微鹿流之劍術。南都之法印胤榮造鎌倉始創寶藏院流，大嶋高賢創種田流。柔術則由於明人所教之拳術，開僧制剛、關口

結辭

氏心兩流。又有竹內，無人齋，今川三流之縛術，稱爲小具足。武士相授傳此等武術之系統，各設道場練習，兼及禪旨心理學，或徒步跋涉諸國露宿山中深林，以壯膽氣，往往爭技決鬪，或至傷斃者，其勝者則大小藩主聘爲師範，其未能一術者則退其士籍焉。

雖然時有隆替，勢有消長，人生之通弊也。德川氏治績漸揚，四民鼓腹擊壤，以頌昇平，長鋏短袴之風，一變爲翩翩長袖之習，其惰氣蓋於一世，卽元祿時代也。然紀綱漸弛，武士道徒流於形式之學，而一種之反動，起於民間者何也，卽任俠是也。顧任俠之興亦非偶然也。蓋應仁以來武家之競爭漸浸潤於平民，武士道衰頹之後，磅礴之大和魂，凝聚而成任俠已耳。任俠一起，天下靡然望風。平民的文學隆然而興，其他如軍談講釋，能鼓舞無學之人民，其有資於國民的教育者其功亦復不尠也。



佐久間象山

佐久間象山松代藩士也夙修儒學又研究西洋兵學砲術等以博學高識名幕末開鎖紛爭時象山又以開港論之主唱者聞於世遂於京都爲攘夷黨所刺殺

渡邊雄男氏藏

藤田東湖

藤田東湖水戶藩士幽谷子也佐藩主德川齊昭（烈公）釐革藩政觸幕府之忌與其主同被蟄居東湖爲人素卓犖有識四方名士皆以得一見爲幸幕末國家多難東湖欲力輔其主大有爲於世不幸期尙未至安

吉田松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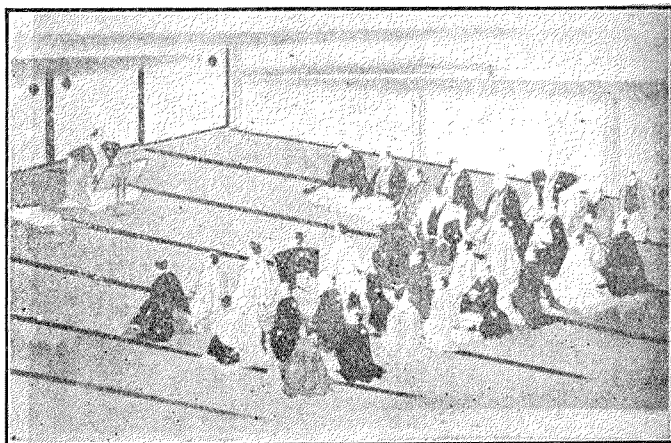
政二年大震時竟壓死於江戶藩邸中

東京帝國爲大學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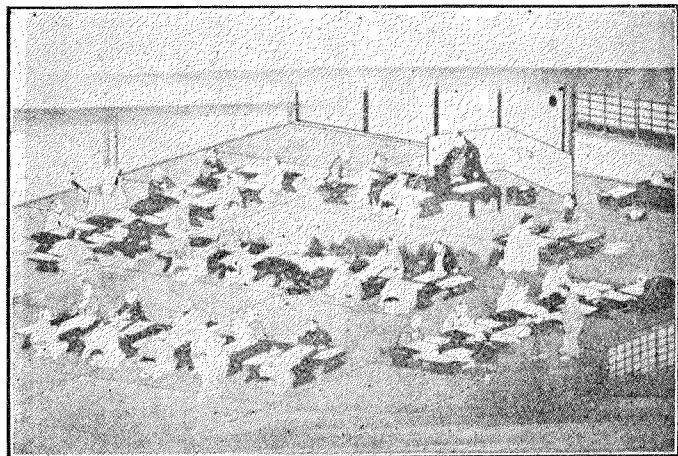
吉田松陰長門藩士也少時卽勞國事欲知海外形勢之念熾犯國禁欲航海西行不果得罪既被紋歸鄉里設私塾課子弟建王政維新大功者多出其門後以幕府所爲私有所計畫安政六年以嫌疑爲幕府所捕下

獄於刑

東京帝國大學藏版



4



昌平覺講釋圖

昌平覺江戸幕府時代幕府所設官
立學校于江戸者此圖爲教官講義
及諸生聽講圖也

東京教育博物館藏

寺子屋之圖

江戸幕府時代稍知文字者集民間
子弟教以讀書習字或有授算術初
步者名曰寺子屋此當時普通教育
也

東京教育博物館藏

明治教育史要

維新以前
之教育

日本教育遠淵源於上代。按大寶之制京都有大學，各州有國學。醫、天文、陰陽、歷等科皆有講習之法。惟其攻究在支那之文字文學。其學生專取縉紳子弟。至平安朝綱漸弛，治務荒廢，而國學漸衰，其間京師有篤學之士，頻興私學，而縉紳研鑽文事之風益盛。鎌倉時代時勢一變。嗣後文字傳自僧侶。經南北朝室町時代至戰國時代教學極衰。德川氏開幕府，大興文教，一時多鴻儒。然教育止於士流之間，至庶民則所在有蒙館（寺子屋）學習書讀、算三法而已。明治維新後教育之業駸駸有進步，凡四十年執政屢易制度略有所異，至其方針則雖稍有所變更，而通觀之恆伸暢無已。以至今日之盛。今述教育事情在明治時代之梗概如下。

維新初時
之形勢

王政復古之際今上天皇御於紫宸殿，率公卿諸侯祭天神地祇，宣誓文五條。其第四條曰「務宜破舊時陋習基於天地之公道。」第五條曰「宜求智識於世界而振起皇基。」明

學制宣布

治教育之大主旨自此時定焉。明治元年京都開皇學、漢學二處，爲大學之豫備。其旨意書曰「漢土西洋之學均當爲皇道之羽翼。」又曰「皇學與漢學不可有偏執，互爭其是非。」明治二年設大學（於昌平坂），令統理全國教育事務。四年改爲文部省。此時江藤新平氏任文部大輔，攝行省務。七月大木喬任氏任文部卿。十一月文部大丞田中不二麿氏派爲理事官，遣至歐美各國，視察學事。明治五年始定學制，而採義務教育之精神。其諭書曰：「自今之後衆庶人民無論華士族與農工商，至其婦女子，必期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又曰「惟高尚之學各任其人之才能，至幼稚孩童則不別男女，必當從事於小學，其不然者失在父兄。」此可以見其精神。據其所定之學制全國分八大學區，（翌年四月改爲七大學區）每區設一大學校。各大學區分三十二中學區，每區設一中學校。各中學區更分二百十小學區，每區置一小學校。其數通全國共有八大學校，二百五十六中學校，五萬三千七百六十小學校。以人口均算之，一小學校當人口約六百。翌年學制改正增補，且定鑛山、工業、農業、商業、諸藝等各種實科學校之學則。此等學制咸取範於法國。其後經

師範學校

二十年始有各種實業學校之盛興。創定學制之際雖未遽期諸學之竝興，而政府已用意於實業學校。當時未見有一小學校，而政府忽企畫小學五萬有餘校，亦可知政府之銳意於教育矣。

文部省已定學制，同年（明治五年）創興師範學校，聘美國人斯哥禿，令講授小學教授法。於大坂、宮城、愛知、新瀉、廣島、長崎等各處，置官辦師範學校。明治十年以小學教員之養成，委諸各地經營。官辦學校，只存其一於東京而廢其餘。

中學及大學

中學、大學之設立，不能如學制所定。中等學校異其程度者多興於各地。於是有濫設之弊。若大學則有開成學校及醫學校，紹繼德川幕府之遺緒，至明治十年併合而改名曰東京大學。中分法、理、文、醫四學部，各講究高深學術，此即東京帝國大學之起源也。當是時日本教育主義取於美國者居多。蓋理事官田中不二麿氏巡察歐美各國而歸，編述其所探知各國學制之實情，題曰「理事功程」而刊行之，別繙譯美國學校法，以述明美國各州之學制，或繙譯美國人關於教育教授之著書而頒布之。文部省聘美國人達比突、模爾列任

理事官之 貢獻

模爾列及
新進學者
之貢獻

教育令

改正教育
令

當時之國
情

福岡文部
卿之訓示

顧問之職。既而有留學生歸自美國者，修得師範學科等，各以其所見聞施之於日本也。明治十二年，政府知通國畫一之學制未適於時宜，乃廢之，更定教育令以簡單爲旨。此時政府取放任主義，以國民教育之基址托於地方管理。公辦學校之教則由府縣知事定之，而請文部卿之認允。政府專避干涉，而教育之業稍萎靡。於是十三年十二月再改正教育令，而嚴其勒制，嗣卽定小學教則大綱，令全國遵之。偶有英國學者斯片撒、倍因等之著書盛行於日本，而留學生歸自英國者亦漸多，皆說英國教育之特長。

其間日本政治界盛行民權自由之說，或組成政黨，或以民選議院之要建白。明治十四年大詔煥發，示國會開設之期。教育界受其影響，而學校職員論政治者亦不少。文部卿福岡孝悌氏察時弊而考定小學校教員規箴（十四年六月訓示），示其恪守之要目，且訓諭曰：不宜有言之矯激執拗，涉於政治宗教之利害等。同年十二月召集府縣學務官，訓示以教育之方針。其主旨注重於修身教育，謂「教員者不以解得修身教科書爲足，必須言行端正，其仁可愛，其威可敬，且老鍊於世故，能統理孩童心情，故選用教員者必取碩學醇儒，有

德望，使生徒自恭敬整肅，而修身科之教授，必基於皇國固有之德教，且據儒教之旨義。」先是王政維新上下徵求歐美文明之急，新者皆摸倣之，舊者皆排斥之。學術技藝之在歐美者，既優於日本，故日本一時偏求其日新之知識，而至有不顧道德之可重者。明治初年至十四五年，有此風潮遂生反動之勢，而國民漸覺醒，認知道德與智識不可偏廢。儒教一時全見遺棄者，稍復興焉。十五年東京大學文學部設古典講習科，專攻日本歷代之制度文物。蓋慮彼摸倣歐風之盛，致日本古文學之消滅也。明治十八年八月政府再改正教育令。初時小學教育之資，町村賴國庫補助而支辦之。明治十四年廢其補助之制，令府縣及町村專任其費。會物價變動公私經濟皆窘。於是令府縣及町村所辦之學校徵收其學費（授業料）。一時不能償學費者甚多，則特開小學教場簡易其教則，教授以卑近學科，因而計市町村支費之節約。十八年十二月政府變其組織，各省卿廢而置大臣，以組成內閣。森有禮氏新任文部大臣。森氏於教育之業有懷抱，圖學制之刷新，十九年廢教育令，而宣布中學校令、小學校令、師範學校令及帝國大學令，且定諸學校通則。明治五年始定學制，

至是時凡十五年，改易數次，遂使日本教育之制，基礎以立。可知此十五年在明治教育史實爲試驗之時代。

小學校

高等中學校

尋常中學校

據小學校令孩童齡滿六年至十四年，稱爲學齡，此八年間令孩童受普通教育者爲父母及保主（後見人）之義務。小學校分二等，曰尋常，曰高等，其修業各期四年。別有簡易科，察情形代尋常科之用，以三年爲修業之期。中學校亦分二等，曰尋常，曰高等。凡子弟不別其志在實業與益進入高深之學，其須要之教育，必當受之於中學。全國分五區，每區各置一高等中學校。其資費有專由官辦（國庫支辦）者，有一分取於地方稅者。高等中學校主教育生徒之欲進入大學者，又附置以法學、醫學、工學之一部或數部。嚮者中學校以六年爲修業之期，據新令尋常中學校以五年爲期，各府縣任宜開辦之。先是學制宣布後各府縣有中學校，其種類程度不一。至明治十二年漸有濫設之弊。其數達七百八十一校（生徒四萬人）之多。同年九月有教育令之改正，繼以翌十三年之改定，而明劃其學科程度等，以六年爲其修業之期，或使伸縮，不可多於一年。明治十四年定中學校教則大綱，其所

高等師範
學校

尋常師範
學校

帝國大學
及大學院

視學官

森氏之教
育旨義

定曰中學校者授以高等之普通學科，令中流子弟欲就其業務者，及欲入高等諸學校者，先修習其必要之學科。十七年定中學校通則，其制度益整備，但未得與大學連絡。十九年新制定中學校令，使中學校收容生徒之欲入大學者及欲就實業者。師範學校所以養成教員，亦分二等（尋常及高等）。高等師範學校爲官辦，置之於東京，其初以明治七年開辦之東京女子師範學校，併合於東京師範學校而充之。二十三年更令女子部分離，改爲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尋常師範學校各府縣必設其一。嚮者有工部大學校，隸於工部省。其併合於東京大學者改爲帝國大學，分法、醫、工、文、理五科。別設大學院，使攻究學術技藝之蘊奧。二十三年以農商務省所管之東京農林學校，併合於帝國大學而加農科一目。其餘教育之政改良不少。文部省置視學官，令監察全國學事。森氏告人曰：『強問予之主義則答以「經濟教育」而已。』蓋謂用力所加，不問其爲智力與勞力金力，必有效驗適應焉。森氏推獎外國語，以英語一科加於小學教科之中。當是時日本學習外國語者發聲不完善，森氏有憂於此，圖竭力矯正之。德國人哈蕪斯窟內喜禿聘爲文科大學講師，講授教育

德國學說之流行

國粹旨義

教育勅語

小學校令之改正

小學教員保護法

小學校教則大綱

學。自是德國學說大流行，與國粹旨義相投合，受歡迎焉。諸種事物亦漸取範於德國。嗣後學者謂國民之教育必當顧國體之如何。其間說日本倫理之基址者，論議紛起，不知其所歸決。二十三年四月芳川顯正氏任文部大臣。十月三十日宣勅語明教育之主旨，令文部大臣頒布之於全國。由是日本教育之基址及倫理之標準得確定。是月改正小學校令。蓋此時已施行地方自治制度，故使小學設備與之相適應耳。此新令鑑於德國之例而編制之，較舊制多進步。其所定小學校之宗旨曰：「用意於孩童身體之發暢，施以道德教育及國民教育之基址，兼授以生活所須普通之智識技能。」小學之課業在尋常則以三年或四年為期，在高等則以二年三年或四年為期。新設郡視學之職，使監督郡中學事。別定市町村辦小學校教員、公辦學校職員退隱料，及遺族扶助料之規例，使是等職員安心盡力於其職。

二十四年宣布小學校教則大綱，示其宗旨。其第一條曰：「教育尤須用意者，在德性之涵養，事之關於道德或國民教育者，必當慎意教授之，常宜選生活必須之事項教授之，反覆

練習，務求其適於實用。」蓋小學之教育不僅授以知識，且注重於人品之涵養也。明治二十六年井上毅氏任文部大臣，發揮國學之精神，而國文學大隆興焉。井上氏盡力振作實業教育，制定實業補習學校章程，推獎其開辦，別設工業教員養成處，以養成實業教員。且由國庫支出實業教育費，每年十五萬圓（明治三十一年以後改爲二十五萬圓）以充獎勵之資。於是實業教育駸駸進步。二十七年制定高等學校令，改高等中學校之大學豫科爲高等學校，以教授專門學術爲本旨，而置法學、工學、醫學等專門部。別使設豫科，以便於欲入大學者之肄業。高等學校之變革，迨後漸復舊。惟實業教育逐年益旺盛。二十七年十月予任文部大臣。此時女子畢業於小學校，欲進受高等教育者漸多。而各府縣開辦女學校者不少。特憾其法規未具備。二十八年定高等女學校章程，使其知所遵據。予之在職與學校衛生顧問會議，令考查學校衛生諸端，又定小學校教員年功加俸之制，以推獎教育家之老功。二十九年九月予辭文部大臣之職。自是之後政海風潮無所定。內閣頻交迭。文部大臣亦屢易其人。然教育之針路終始一貫，略無變渝，益顯其進步之效。試舉其主要

之施設，興高等教育會議，以爲學政之最高顧問府（二十九年十二月）一也。宣布市町村辦小學校教員俸給規例，而指定其月俸平均額，使市町村按其小學校教員之定數支出，其必要之金額（二十九年十二月）二也。先是明治二十六年廢文部視學官，至是再置之（三十年十月）三也。別設地方視學以求視學制度之完備（三十年五月）四也。（三十二年六月道廳及府縣各置視學官）廢師範學校令（十九年制定）而宣布師範教育令（三十年六月）五也。京都建帝國大學（理工科）六也。公私學校置學校醫，令掌衛生之務（三十一年一月）七也。

樺山氏之
施政

三十二年樺山資紀氏任文部大臣，改正中學校令，令各府縣開辦中學校，必多於一處，以高等之普通教育施於男子，又廢高等女學校章程，而定高等女學校令，令各府縣開辦高等女學校，亦必多於一處，施女子以其所須要高等之普通教育。此時新定實業學校令，使欲從事於農工商等實業者受其須要之教育。蓋實業教育起自明治二十六年，嗣後漸隆盛，故擴張其規模。曩者日本與清國媾和，得賠款，至是取其一分以爲教育基金，充於普通

教育之資。嗣制定私辦學校令嚴其監督。

三十三年改正小學校令，定其施行則例，又限制尋常小學校所用漢字之數，而一定假字之體式，及字音用假字之綴合法（假名遣），使孩童易於了解。三十四年定中學校令及高等女學校令之施行細目，及水產學校章程等，又開中等學校教員夏時講習會。三十五年興廣島高等師範學校，及教員臨時養成處，以補教員不足。當是時中等教育益隆盛，公私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及各種中等學校，開辦者頗多。中學校之數在二十七年則八十一，迨三十四年則增至二百十五。女學校在二十七年則僅十三，迨三十四年則增至六十九。其需用教員益多亦可知矣。

三十六年宣布專門學校令，且定公私辦專門學校章程，明其特殊監督之規例，以代諸學校通則之規定。此時畢業於中學校者漸加多，而欲進受高等教育，於是專門學校發暢益著。

日本之教育由政府施設得其長足之進步，其間私辦學校亦多顯功效。如福澤諭吉氏之

慶應義塾、中村正直氏之同人社（明治十五六年比廢校）、近藤真琴氏之攻玉社、開辦最古。其後有專修學校、明治法律學校（今明治大學）、英吉利法律學校（中央大學）、早稻田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和佛法律學校（法政大學）、物理學校、及京都之同志社等，相踵興起，各應於羣會之進步，而有所貢獻。若女子高等之教育則近年有日本女子大學校。此等學校會專門學校令之宣布，皆改爲大學組織，各循法規，而教育其學生。是歲改正小學校令之一分，廢審查探定小學校所用圖書之制，易以國定教科書之制。先是定學制之初，日本未有小學教科書之適於用者，文部省特編纂之，而用之於全國，略似國定之制。其後發行教科書者漸多，各府縣小學校由是採擇適良之書。十九年比文部省編纂歷史課本等，使全國小學校務採用之。但其事不能繼續而書肆發行之教科書多廣行，既而有惡弊，瀰漫於審查探定者之間。三十三、四年之交輿論識認其制度之不可，而衆議院建議於政府曰：「冀望廢現制審查小學圖書之例，且編纂小學校教科書，辦以國費。」三十五年主末審查教科書者之失態大暴露。翌年政府採用國定教科書之制。其間教育

義務年限
之延長

帝國大學
之擴張

進步殊著，如專門學校、實業專門學校、實業學校等，頻見開辦。三十七年日俄開戰而特有聖詔曰「教育之事，不可一日忽之。」有司孜孜勵精其職，使戰務無影響於教育。戰熄後，文部省更興諸學校。四十年改正小學校令之一分。蓋就學義務以四年爲期者，憂其失於短故，教育家多倡其延長，於是延爲六年也。其間重小學教員之地位，厚其待遇，豐其恩給，又定師範學校章程，別設一法使師範學校收容畢業於中學校、高等女學校者，施以短期教育。若最高之學府，則東京有東京帝國大學之外，京都之帝國大學，漸擴張其設備，三十二年設法科、醫科二部，三十六年置福岡醫科大學，以爲其一部，三十九年更設文科一部。是歲別設東北帝國大學，改札幌農學校爲農科大學。札幌農學校者明治五年開拓使開辦之，後爲農商務省、北海道廳所轄，明治二十六年歸於文部省。九州既有醫科大學（福岡），而定計圖期增設工科大學，此爲九州大學之基礎。要之，日本維新後之發展，涉於各種事物皆莫不顯著，其中以教育之進步爲最盛。現時畫策尙多，其將來之發展亦可推知矣。

民間教育事業

文化之素
養

國民之同
化力

近十年日本文化之開發，概言之皆教育之效，此中外人所知也。明治維新後政府堅持開國主義，創設大學，其五年則宣布學制，令國中遍設大中小學校。於是外人等或謂日本今日之文化專爲政府所啓發者，不過經歷四五十年。故其視日本人往往有紕謬之見。或謂日本人之性格不可以公例律之，或謂日本之開化止於皮相，而人物品性並無根底不能垂之久遠。然苟溯歷史而求其源流，以明其文化所由來與歐美諸國無所異，則庶無誤會。且知開國之業本非最近五十年之所能成，又非獨因政府之啓發使然也。

夫歐洲中世之神學及哲學苟據今世科學之準以斷之，雖有疵瑕不可掩，而爲歐洲文運復興之前驅，於近世文化之昌明與有大效，亦不可誣。支那印度之文學哲學及宗教，固不多遜於歐洲中世之文學哲學，則日本人藉此以開發知識鍊鑄精神者亦可以概見。獨惜當時日本未知夫希臘所傳講論科學之理法，學術發達不免遲滯耳。至若印度支那各恃

其國固有之文明，不容外國新來之教化。獨日本則國人氣象夙雄於進取，能採擇他國之長使之化成國風，故卒以國人同化之力，迥勝於印度、支那二國，而成今日之休明也。按其事蹟不盡由政府勸導之所致，民間偉達之士所設施經營者反居多焉。但其事涉上古者，茲不具載，專就近古之歷史而略述之。西歷十七世紀之初，德川家康之戡定國亂也，尊崇碩儒，刊行國籍，以獎勵學術。國中侯伯亦競倣之。迨同紀之末元祿三年，幕府創昌平黌於江戶（今改東京），諸侯亦各設藩學。民間則有私塾、寺子屋。（蒙館日本在昔浮屠聚徒教授寺子屋之稱所由起云）當時教育之普及，殆出於意想之外。於是日本上代及印度、支那等辭章學術蔚然以興，燦然復明，乃能樹立文明進化之始基。今本篇所收當撮錄民間教育事業，所以培植方今之文明者，兼及其輸入泰西文物學藝之沿革。

關學者

歐洲文明之所從來源流甚遠。然其今日之進境則專屬於十八世紀間人文開發及法國大革命以來之事。而十八世紀間日本官民亦適破鎖國之夢，漸起而歡迎歐洲之文化，不亦奇乎。先是寬永十六年（西歷一千六百三十九年）德川政府懼天主教之害於治體，

四善三郎
吉雄幸作

青木昆陽

除和蘭一國外嚴禁西洋諸國船舶之來航，併禁國人誦讀歐文，所謂鎖國之令是也。自是之後長崎常置和蘭通事，而不能解歐文。若醫士中自榜和蘭外科醫者，其所傳治法亦不過耳食之談。其後享保年間（自一千七百十六年至三十四年）長崎和蘭通事有西善三郎及吉雄幸作者，俱慨其不通蘭文，請於德川幕府欲習之。時德川吉宗爲征夷將軍。吉宗博識英邁，遂允其請。於是善三郎等請蘭人僦字典三種，皆抄寫之。蘭人感嘆其精力悉與之。善三郎乃欲纂輯譯語以惠後學，齡已頽，猶自奮譯之，其業未卒而沒。吉雄幸作者號耕仲，能讀普連機所著外科醫說，精於其技，及門者至六百餘人之多。是時江戶有青木文藏者（號昆陽）好讀蘭書，得借覽官府祕笈，元文四年（西歷一千七百三十九年）舉幕府儒官，每言講讀和蘭國籍之利。吉宗因使文藏及醫官野呂玄丈講讀蘭書。每和蘭船將抵江戶，二人輒親聽其語言，介通事索解其義，聲不絕。而歐文難解，且蘭人之來年不過一次，故數年所獲止知其字數而已。延享元年（西歷一千七百四十四年）文藏始奉命赴長崎，與西及吉雄等胥謀，潛心鑽研，略得窺其端緒，留學數年，能記日常語言約四

百餘，字體、聲音及語法等，乃還江戶。時將軍吉宗既薨，事非昔比，且乏於師友國籍，故其所著僅有和蘭文字略、和蘭話譯等。野呂玄丈亦祇有和蘭本草和解之編。然此二人者謂爲日本講求歐洲學術之祖可也。

前野良澤

武人執政之時代醫生講學頗淹通，最爲幕府及諸侯所器重。故明治維新以前咀嚼泰西科學之精華與其講論方法者莫若醫生。當十八世紀時豐前中津藩有醫生前野良澤者（號蘭化）幼失怙恃，養於伯父宮田全澤。全澤者以醫仕淀藩，該博挺異。其教良澤，每曰人苟欲習學藝宜講求將廢之事，以繼往開來，如爲人所皆爲，則終生瞠若乎後而已。大丈夫須爲人所未爲，卽先覺者之業也。良澤書紳不忘，旣而再仕中津藩爲醫官，居於江戶，豪邁冠其曹耦。有藩士坂江歐蘭者嘗購歐文零冊而讀之，問良澤能識之否。良澤默而不言，乃決意學蘭書以爲吾伯曾垂戒者，寧非此耶。時良澤年四十七，乃聞青木昆陽精於蘭語，往受其教。昆陽嘉其志舉所記蘭語五百餘言，及其所著和蘭文字略考授之，時明和六年也（西歷一千七百六十九年）。翌年良澤隨藩主奧平昌庶還中津，請假百日，遊學長崎。

昌庶允之，惟諭令廢醫，專講蘭書。良澤稱謝，卽赴長崎，與吉雄幸作及他通事交，向所記五百餘言之外，更得二百餘言，購蘭人所著人體內景圖還抵江戶。

是時小濱藩醫官杉田玄伯（號鷓齋）亦修和蘭外科醫法，意欲擴充其道。先是吉雄幸作師和蘭人以醫道精明著明和四五年之交（西歷一千七百六十七八年）相攜抵江戶。玄白日訪之，客館傳習其術，又視洋醫巴布爾外科術之精妙驚嘆不已。幸作復出去歲由洋舶所齎之黑斯迭爾氏外科醫書示之。玄白不能讀，然視其中畫圖並極精練，乃欲摸其圖請借其書日夜鈔之，及幸作就道已鈔畢云。明和八年（西歷一千七百七十一年）玄白更得和蘭醫書二本，雖亦不能讀，然謂其人體內景圖必基於經歷實驗，業和蘭醫術者宜藏之筐中，奈囊空不能自買，乃請其藩主撥款購之。玄白謂藩主曰：此書今雖不爲用，然不久臣當用之以爲世用。

當時稍有西學興起之勢。是歲三月在江戶小塚原有解剖罪囚死屍之事。玄白獲報大喜，謂是可爲蘭書圖說之證，卽以轉告同志之友。玄白與前野良澤相識而少於良澤十歲，平

日不屢來往，然復念均志於醫道，不可不以告，夜間特遣使告之，相約俱至。玄白良澤各攜蘭書視之，皆解剖攬要（原名達芙爾亞拿托密）而刻板亦同，相共拍掌奇其暗合，觀剖屍臟腑揆之蘭書圖說毫釐不差，而與支那醫經頗不相合。衆皆驚嘆良久。蓋前此幕府醫官解剖死屍數次，然皆奉支那古書，其所錄與實不符，無從辨析，甚至謂華夷人物不同之所致云。是日前野良澤、杉田玄白、中川淳庵三人偕還，相語云吾輩今日所實驗最可駭異，前未之知，恥莫大焉。吾輩以醫食君祿者不知醫道之大本，人體之真狀，殆無面目見人，今幸獲此次驗考，略通人體理法，庶可以醫立而無愧也。玄白更曰此解剖攬要譯成邦文亦可以辨明人體內外各部，裨益於調治之術，顧宜若何而讀之耶。良澤答云我蓄講讀蘭書之志爲日已久，竟嘆無切磋之友耳。二君如有意則余往年遊長崎少記蘭語，相共從事，不亦可乎。二人大悅曰，諸君果共事吾亦當効其力。良澤聞之，益喜曰善事尙速，請二君明日共臨荒舍，有志遂成，亦必有其法也，相約而歸。事在明和八年三月初四日，距今一百三十四年，日本近時之進步實胚胎乎此，惟其事艱難詳於玄白所著蘭學事始，此書視爲玄白

之自傳亦可。其中一節云，翌日齊會於良澤之家，取解剖攬要視之，譬猶舟舶不備機舵，而涉重瀛，徒望洋浩嘆耳。然良澤稍識章句語法，齡亦較長十歲，乃推爲主席，皆師事焉。玄白倉卒決意，未知二十五字母，勉強先記之，然後稍習語言。書中一短句恆拮据考索，盡春日之長，自旦至暮始解其義。一日讀至記鼻部有 *Verhelften* 一語，不得其解，當時未有語彙，祇有小冊子，良澤由長崎所購還也，就檢其字，訓 *Verhelften* 爲切斷樹枝之跡，又掃除庭階其塵土相集亦爲 *Verhelften* 竟不能照他字例，比附索解。玄白遂謂切斷樹枝之跡，漸愈成堆，又灑掃已畢，塵土自堆，鼻者在顏面凸起，則 *Verhelften* 一語作堆字解，如何。衆皆稱善，定從其解，當時歡喜不但如獲連城之璧也。云云。當日光景可以見矣。後年福澤諭吉翁每讀此書至其譬猶舟舶不備機舵而涉重瀛，乃嘆曰，吾想先人苦心驚其剛勇，感其熱心，感極而不覺淚墮，良有以也。

其後諸人遇不解其義之字，以爲必有得解之日，字旁畫圈中寫十字形，以表難解字句，名曰轡文字（日本人誤轡字作馬銜解其轡文字云者以其形似故名也）每有百方考索

蘭學者之
苦衷

竟不能解之處，不勝其苦，輒叫曰：「轡文字，轡文字，然爲事在人，成之在天。同志之士殫思研精，每月會讀，約六七次，無敢稍懈，如是者年餘，譯語之數累積加多，彼國事情亦略可髣髴知之。其章句簡易，一日乃譯讀十行以上，亦不甚難。每年春間長崎通事祇役於江戶，則有所就問。或遇解剖死屍，又自解牲畜，皆可以資參證，獲益不少。蘭學事始又云如此者，兩三年譬之啖蔗，愈進愈甘，值會之日坐而待旦，殆有兒女扑躍迎祭節日之思。當時諸士講學之情甚殷且切，不亦歷歷如覩乎。

解體新書

是時已推前野良澤爲主席，杉田玄白、中川淳庵、桂川甫周、嶺春泰、石川玄常、桐山正哲等，相共繙譯解剖攬要。玄白將會讀所解得，卽夜屬稿，其譯法亦屢加變改，四年間改鈔其稿，凡十一次，乃始付諸剞劂，簽曰解體新書。實安永三年（西歷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卽前於美洲合衆聯邦宣言獨立時二年也。此後諸士以和蘭新學之山斗爲天下倡。前野良澤、杉田玄白二人，專以薰陶天下英才，俾紹繼其業自任。良澤則更思宜精通彼國語言，讀破所有書籍，以知泰西諸國之形勢，此大丈夫之事也。乃托以多病，家居不與人交，專心講學。

嘗有人譏其不勤醫道者，藩主奧平昌庶聞之曰：治病固職也，爲天下後世講有用之學，如良澤者亦職也，宜縱其所爲，終置不問。

杉田玄白所知醫生建部清庵者，奧州一關藩士也，聞玄白繙譯醫書，欲入其門，然時年已邁，因遣其子亮策及門生大槻玄澤往受其教。玄澤號盤水，才性穎敏，玄白愛爲其人，盡心教之。後玄白以診治事繁，不遑教授，使其請教於前野良澤。良澤亦愛之，叮嚀開導。未幾玄澤略通蘭書文義，仍欲赴長崎，親接通事等習之。玄白良澤皆悅許之。然資斧不給，玄白多方籌措，適聞丹波福知山藩士某侯深好蘭學，乃請獲路資。玄澤抵長崎寓於通事某家，矻矻肄習，後還江戶茅蘭學楷梯二卷。（天明八年即西歷一千七百八十八年）顧自蘭學始興以來未二十年，此書乃出，有志之徒立志嚮從者不尠。如玄白大喜曰：天生斯人，遂出如此之書，此其所以助成我志者也。

當是時西歐諸國勸日本以開市通商，文化元年（西歷一千八百零四年）俄國遣使航至長崎，請講信通市。四年俄人剽掠蝦夷（今北海道也）。五年英船闖入長崎。於是德川

幕府欲探知兩國事情，使玄澤據蘭書蒐輯具報。所著北邊探事及婆心祕稿是也。文化八年幕府開繙譯局於天文臺，命玄澤繙譯蘭書，德川幕府擢用新學鉅子蓋自此始。

宇田川櫟齋

此時又有宇田川玄真者（號榛齋）自幼師玄澤及嶺春泰、桂川甫周等，又爲杉田玄白義子。玄真刻苦學蘭書，遂譯人身內景書數部，輯成三十卷，名曰遠西醫範，更抄錄人體官機之名稱功用等概略，著醫範提綱，多啓發後進。其圖譜實爲日本身體內景銅板圖說之濫觴云。文化十年（西歷一千八百十三年）玄真承幕府命譯蘭書於天文臺。津山藩主亦優遇玄真。蓋蘭學廣播國中，其著醫範提綱之效尤居多焉。杉田玄白初未思其生時新學之盛可以能致此，及見之頗驚嘆云。

宇田川玄真門下有坪井信道、藤井介亭、戶塚靜海、箕作阮甫等，皆名於世。而坪井信道（號誠軒自一千七百九十五年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最著。其有偉績於民間教育尤可稱焉。信道生於美濃池田，十歲喪父，爲其兄淨海律師所收養，躬執薪水箕箒。後淨海勸之，始志於學，十四歲赴江戶，每夜爲導引之業，以資膏火，二十二歲讀醫範提綱，決意修和

蘭醫術，文政元年（西歷一千八百十八年）入宇田川玄真門。其所寓家相距十五里（日本二里半）每日往返，講讀蘭書，後移寓於神田，仍親炊爨，晝則受業，夜則爲導引以自給，日就附近餅舖，買饑糧僅餬口而已，或數日不食，而志不少撓。至翌年三月玄真感其志之篤，令移居於塾舍，給以衣食，於是信道益專力於講學，後開館於深川而業醫。受業之士逐漸加多。遠近求治者紛沓成市。編戶窮民不收藥價，且給米鹽，文人詞客亦不受報。其外父死後遺眷八口，皆收養之。故世人感其德者多，遂爲長州毛利侯所聞，延爲侍醫。信道又能選人材而教育之，前後及門者約二千數百人。青木周弼、川本幸民、緒方洪庵、杉田成卿、黑川良安、赤澤寬堂、廣瀨元恭及女塔坪井信良、坪井芳洲等，各成一家。有永島玄臺者，親炙信道尤久。據其所云，信道體貌較小，而眼光炯炯，風骨稜稜，吐音清朗而明晰，自持嚴厲，好蒐集典籍。故門下之士風尚亦與衆異，敝衣粗食，亦不爲意，潛心肄業，節約以購新書。其一人之力所不及，則數人釀資購之。又信道使門生謄寫字典，備諸塾中，以便檢考。故人多往借覽者。塾中學規亦極嚴整，諸生莫不心服其師。嘉永元年（西歷一千八百四十八年）

信道卒，年五十有四。信良者本姓佐藤，以其高足而贅信道長女，繼治醫業。今之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理學博士坪井正五郎氏實信良子，亦爲日本人類學之開山。芳洲者本性大木，贅信道二女，承其家學。其子坪井次郎今爲醫學博士。又男爵大鳥圭介及文學博士法學博士加藤弘之（前帝國大學總長）等皆芳洲所養成。

四學之發達

以上所紀事在美國提督柏理來航前五年。當時日本未執開國主義，而暗有所豫備略如此。尙有可加紀者，文政九年（西歷一千八百二十六年）青地林宗（乃坪井信道岳父也）著氣海觀瀾，實爲日本物理學之祖。天保十年（西歷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宇田川榕庵（玄眞義子）著舍密開宗，化學藉以興焉。弘化四年（西歷一千八百四十七年）藤井三郎著英文範，又有村上英俊者，嘉永年間（西歷自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五十四年）自修法國語言而教授之，此莫非民間私人之發憤勵精者。惟當時政府間爲守舊陋儒所主持，信道已死，翌年德川幕府以內外人身體之不同爲口實，除外科一法外，禁傳習和蘭醫術，且限制其醫書之刊行，以保護漢法醫道。不寧惟是幕府及國中諸侯雖許和蘭

林子平

高野長英

渡邊華山

醫術之研求，而尙固執祖法，未弛海禁。故時務之論政事之議，毫釐無所寬假。先是與前野良澤、杉田玄白同時，有仙臺藩士林子平者，周遊天下，遂抵長崎，親與蘭人交，聞泰西諸國植民政策等事，思防備之不可疎慢，著海國兵談及三國通覽，以儆戒國人。幕府以邪說惑衆（寬政四年西歷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禁絕其書，令幽子平於其兄嘉膳家。又奧州水澤藩士高野玄齋者，嘗受業於杉田玄白，其姪高野長英，養於玄齋，亦受家學，略通蘭文。後至江戶仍修其學，文政六年（西歷一千八百二十三年）聞奧太利人施樸爾德爲和蘭醫官，東駐長崎，乃與高良齋、戶塚靜海、伊藤圭介等，同赴長崎，親炙於施樸爾德，傳習其術數年。天保元年（西歷一千八百三十年）還江戶業醫，譯述醫學諸書。長英爲人豪邁，有大志，不欲以刀圭終，於是著和蘭史略及奇器集成，論軍國要務，講政治生計等學。適值英船英利遜號護送我漂民數口，因請互市，幕府決計擬倣文化元年（西歷一千八百零四年）逐俄使列薩諾夫之例。長英乃與其友渡邊華山共持開國之說，謀覺醒國人醒國之長夢。長英先著夢物語，華山嗣著鳩舌小記、慎機論、蕃論私記等。天保十年（西歷一千八

百三十九年）幕府惡蘭學者橫議政治，遂捕長英、華山。長英判處終身禁錮。華山初判處斬，後減一等。更二年後付之藩主，幽於其國，未幾自殺。長英乘囹圄失火脫而潛匿，後再入江戶，變姓名，仍盡力纂譯西書。嘉永三年（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年）事覺將捕之，長英乃割腹死。

外交與蘭學

中濱萬次郎

雖然是時外交事端愈繁，危機日逼，不獨醫術，即政治時務亦非待蘭學不可。弘化元年（西歷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和蘭國王特派使節呈遞國書，告以歐洲各國事情。官乃飭杉田成卿等蘭學者繙譯之。先是天保十一年（西歷一千八百四十年）土佐漁夫中濱萬次郎漂流至無人島（今稱小笠原島），為美國商船所拯救，偕往其國。嘉永四年（西歷一千八百五十二年）自美國還，獻世界通覽、萬國輿地圖及美國書籍數十卷。及其六年美國提督柏理來航，其書頗為之用。萬次郎亦擢膺要職。安政元年（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四年）日本與美國始締暫定條約，繼則俄、英、法三國亦倣之，訂立通商條約。至是幕府始警醒，鎖港攘夷之策不可復行，而回視前野、杉田等先覺者，奮起譯述蘭書之時，蓋八十

勝麟太郎

餘年矣。

自是之後蘭學者相繼並起各設私塾，提倡泰西新學。勝麟太郎者（後改名安芳賜伯爵）

處於德川幕府之末，藉以翼贊維新宏謀之志士也。嘉永三年（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年）

自設私塾，教授蘭書，併教西式操兵，以杉純道（後改名享二）爲塾長。坂本龍馬、富田鐵

之助等諸士，學於其塾者不少。又杉田玄白、孫成卿、師事坪井信道，家聲再隆。天保十一年

（西歷一千八百四十年）爲天文臺譯官，安政元年（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辭職，

首譯礮術諸書，著礮術訓蒙八卷。時德川幕府亦持開國主義，翌年置蕃書調所，舉成卿及

箕作阮甫

箕作阮甫爲教官。成卿又能讀德、俄兩國文，博覽淹通，所設家塾，啓迪後進子弟，其效甚偉。

新宮涼庭

新宮涼庭者，京都人也，亦從長崎還京都，盡力推廣西洋醫術，嘗捐資一萬兩以興學校，名

曰順正書院，多蓄醫書經籍，開導諸生。安政元年（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卒，年六十

八。當時江戶有杉田成卿，大阪有緒方洪庵，對峙東西，一時仰爲泰西新學山斗。

緒方洪庵

緒方洪庵者，備中足守藩士也，幼孱弱，不能習武，因欲肄醫，十五歲遊大阪，師中天游，專講

醫道，年二十時遊學江戶，受蘭書於坪井信道。洪庵貧甚，先授人句讀，年餘乃蓄修金，得入門焉。已而資斧復盡，作義眼以自給。嘗值隆冬，信道憫其着敝衫，解衣授之。信道矮小，而洪庵身長過人，衣不被脚，衆皆笑之而不顧。講習愈勤，其業大進。又請教於宇田川玄真，後赴長崎，親就和蘭醫師，窮極蘊奧。天保九年（西歷一千八百三十八年）歲二十八乃開醫館於大阪，求治者羣至其門。是歲又設家塾，四方聞風來學者甚夥。足守藩主聞之，擢爲侍醫。洪庵爲人恬澹，其診治病者，推誠盡心，不問酬資之厚薄，好賑窮氓。所著有病理通論等數種，而其教育人材，尤爲不可及焉。家塾曰適齋塾。洪庵雖業醫，然其志在於使子弟講求各國載籍，藉以開發文運。自其設塾之後，至文久二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二十四年間，及門之士約三千餘人，其盛冠於一世。其所授亦不止於醫術。凡習泰西新學者，無論其學與人，皆收錄之，各量其器，悉心啟導，諄諄不倦，其情不啻父子也。當時以西洋醫術授徒者，不可指數，而學生之衆，學規之嚴，竟無駕洪庵者。故日本明治維新前後，昌言開國文明之主義，以建再造國家之偉效者，率皆出於其門，而以大村益次郎、橋本左內、福澤

諭吉、長與專齋、大鳥圭介、花房義質、佐野常民、池田謙齋、箕作秋坪等，爲最著名。蓋洪庵撫育後進，訓迪有方，觀於福澤翁自傳所述，可以窺其一斑。其言云：昔者家塾師弟，其情與父子無異，師之於弟子，視同所生。自今以後，世事日繁，此風或可不免墜地歟。余嘗學於緒方氏之塾，不但自以爲緒方氏家人，卽師弟相思之情，有不容自己者。余等每登堂聽講，輒以先生（乃洪庵先生）爲和蘭學者之大家，名實相副之人傑，衷心推戴之。聽講已畢，退入齋舍，衆生相顧云：今日先生所說卓論，諸君以爲若何？余等愈自覺其不學無識云云。其諸生信孚之篤，可想而知也。

繙譯一事，洪庵以爲畢生大業，故平居溫良誠篤，然臨文則有雄健之氣，議論壓人。其刪正草稿，殆不見原文，下筆成章，所用譯字，簡明平易，常戒諸生，令毋爲字義所拘牽。故福澤翁於其全集緒言中，又述此事云：余所著譯，始終首尚平易，實受先生之賜，而今尙感拜師恩於無窮。

安政四年（西歷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江戶以和蘭醫術立門戶者，凡八十餘人，僭謀創

設種痘所，共從事之。後萬延元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德川幕府收管之，翌年改名西洋醫學所。文久二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從大阪徵緒方洪庵爲之總辦。於是西洋醫學教育之業，始爲政府所舉辦。翌年洪庵卒於江戶，年五十四，今之緒方病院，乃其遺業，設在大阪，子孫尙能不墜其餘緒也。

佐藤泰然

江戶、京都、大阪等地，言蘭學者以佐而下總佐倉之地亦出一派之蘭學者，以佐藤泰然爲宗。泰然者生於江戶，從足立長雋學，已而自謂不通蘭語，不可以善西洋醫術。適高野長英還自長崎，乃與其友松本良甫謀，爲長英備第舍及藥物器械，一切生計皆供給之，以就學蘭語。時長英名聲廣播四方，來訪之士日益加多，不暇教授。泰然不遂其意，故天保七年（西歷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決意赴長崎，寓通事某家，師和蘭人紐曼習蘭語，居四年後還江戶，開醫業，最善外科，四方求治者及來學者門前如市，聲望隆。弘化元年（西歷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佐倉藩主堀田侯聘之，泰然赴其地創設順天堂病院。遐邇來養病者甚夥，院中常爲之滿。此爲日本私立病院之嚆矢。又設齋舍，養學生，舉門下秀俊山口尙中爲

義子，令繼其業，其所生則皆出襲他姓。如前軍醫總監松本順及今之駐英日本大使林董等，皆其子也。此外門下多出名流，今不具錄。

佐藤尙中者文政十年（西歷一千八百二十七年）生於下總，來江戶，從安藤文澤學醫。一日鄰坊有械鬪受重傷者，求其治，適文澤不在家，尙中歲甫十六，卽借縫女鍼線馳往，縫綴創口，二十餘刺，毫無難色。文澤歸而觀之大駭曰：是國器也，不宜屈於吾門，因使受業於佐藤泰然。尙中大喜，入其門，傳習蘭書及外科術，偕赴佐倉。每病者乞治，泰然輒令尙中診治。萬延元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尙中亦赴長崎，師蘭醫彭裴，勵精肄業，幾至寢食其廢。彭裴器之，舉所知方術悉授之，凡遇大手術，每令尙中執鉞刀，留學三年，臨其東歸，贈以新都洛梅爾氏外科方書。尙中寢饋其書，獲益甚大，遂譯之，公於天下。其後在佐倉設立病院及醫學堂，弟子益進，請治者絡繹不絕。藩主亦聽其議，釐革醫政，開衛生館，眷遇特厚。德川幕府辟爲醫官，尙中固辭不肯就。時值明治維新，從官軍大總督，調治受傷士卒，其年朝廷設大學於東京，以其東校爲醫學所，明年舉尙中以大博士，爲其總長，尋兼大典醫，入

侍今上。明治六年臥病辭官，設病院於東京湯島，亦名曰順天堂。明治十六年尙中卒，姪進遊學於伯林及維也納，繼治其業，今與帝國大學病院聲望相若。尙中義子舜海居佐倉，仍繼父祖遺業，與東京相應，咸有時名。

林洞海

林洞海者，豐前小倉醫官也。初與佐藤泰然相友，後入其門，嗣贅其女，又養其季子董爲嗣。當泰然赴佐倉時，洞海留居江戶，業醫又聚徒教授。先是天保二年（西歷一千八百三十一年）洞海歲十九時，遊學京都、大阪、江戶等處，又至長崎，譯窟篤兒氏藥性論，鈔三十部，頒諸同好之士，每部售價三兩，以充資斧。三十一歲遂開醫業於江戶。惟窟篤氏藥性論，譯文多誤，傳鈔恆有魯魚，故略加修訂，補入新說，請醫學館上梓，後逾三年終不許印行。嘉永三年（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年）洞海仕小倉侯，復請上梓，始得允准。當時印行譯書之難，略可推見。萬延元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洞海應幕府徵辟，管二丸製藥所事，擢爲侍醫，敍法眼。明治初年隨德川龜之助（今公爵德川家達）移居駿府。明治二年靜岡藩建病院於沼津，聘爲副長，翌年敍大學中博士，爲大阪醫學校長，尋爲權大典醫，侍皇太后。嘗

譯內科醫書，將付諸梓，適聞石川信良，石黑忠憲亦有其舉，改爲三氏共譯，簽曰內科簡明，以公於世。明治二十八年病卒，享年八十有三。

自安政五年（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與五國締結條約以來，處士有視幕府爲外國所脅逼有憤慨不已者，倡勤王討幕之徒所在羣起，海內騷然。萬延元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固執開國主義之大政治家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斃於兇刃。元治元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四年）精通西洋學術兼主持開國之民間達士佐久間象山，亦被暗殺。凡維新前後提倡開國之說者多以此殺身。當是時能巍然卓立以中流砥柱自任，倡西洋開明主義，以民間教育家之木鐸，爲朝野人士所倚重者則福澤諭吉氏是也。福澤氏以天保五年（西歷一千八百三十五年）生於豐前中津，夙欲脫封建制度之羈絆，求獨立自治之眞道，始抵長崎，略習蘭文。安政二年（西歷一千八百十五年）遊大阪入緒方氏家塾，師事洪庵，盛崇之。

當時學生苦瘁之狀，非後人設想所能及，請略言其一二。聞緒方氏家塾由和蘭所輸之書，

分爲醫書及物理學諸書，各僅藏一部。學生必須先鈔原書而後讀之。其字典譯出日語者，亦只備一部耳。故諸生常謄寫對譯字典，不惟以自用，且爲人鈔寫以助其資。洪庵嘗請筑前藩主黑田侯借書。書爲英人發拉得氏電氣物理學，近時譯出蘭文者，侯實以八十兩買得之。此時候駐留大阪，祇二三日，福澤氏乃與二三先輩謀，欲鈔其概要。然書成帙不能分錄，則一人讀之，一人聽而鈔之，困則交代鈔之，日夜不少息，遂能寫其主要章句。其事載在福翁自傳。

福澤氏之在大阪也，精思力究，其學大進。至安政五年（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受中津藩主奧平侯徵聘，移居江戶，教授蘭學。翌年頒布五國通商條約，以橫濱爲各國互市場，卽往觀其洋商事情，洞見英語之最切實用，亦決意欲學之。

前此日本學者專講蘭文書籍，且其徒率皆醫生。其不習醫學，專習蘭語，如福澤氏者寥寥無幾。氏乃欲遽轉學英語，其事之難，不待言矣。惟是時長崎通事森山多吉郎，適在江戶，其所居相距二里餘，福澤氏日訪其寓受教。然其學難進，因憑蘭英會話、英蘭對譯字典等書，

殫思研求，略得譯解英文。未幾萬延元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德川政府派兵船，駛至美國，因爲船將木村攝津守從僕，航赴美洲。文久二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幕府又派使節至歐洲諸國，亦隨其行，考察各國政俗，慶應二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乃據其所覩聞，著西洋事情。此書一出，國人始悉泰西各國之文化，與世界大勢。當時朝野識者苟談文明開國之時務者，莫不坐右置西洋事情一本，視如金科玉律。明治政府所措畫舉辦，亦率折衷於此書。卽謂明治維新之政令，胚胎於一部之西洋事情中，亦無不可也。

福澤氏所設慶應義塾者，以其設立年代之久長言之，日本官立、公立、私立等各學堂，教授新式學術者，莫能及焉。惟先是德川幕府所設蕃書調所，亦萬延元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以後，和蘭以外教授英、法、德、俄等各國語。又設化學一科，文久二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改名洋書調所，明年改稱開成所，一面命派學生留學英國，規制漸整，而後遭維新事變，崩解廢絕。其自維新以前相繼維持，迨於今日者，除慶應義塾外不見其一。且雖其名以慶應稱，然實則創於安政五年（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初專授蘭書，迨後

福澤氏講究英文，自文久二三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之交，改授英書。其初學生約一百人，值維新變亂，一時減爲十八人，而福澤氏毫不撓挫。明治元年五月十五日幕府遣臣據上野，以抗王師，福澤氏講課如常，以前數日所舶載之美國威氏經濟學書授其徒。蓋知戰者軍律嚴肅，秋毫不犯，抑亦先生淡然於政權之遷移，能一其志於敬教勸學之途，而收其遠效也。夫明治維新之改革，江戶開闢二百五十餘年來所未曾有之大變，不獨官辦學堂，卽一家私塾，亦皆閉鎖。而慶應義塾獨立其間，能扶持泰西新學之命脈，未嘗一日停廢者，是可想福澤氏之風矣。

福澤氏畢
生之事業

福澤氏著書以教育全體社會，學堂以教育後進子弟，此其畢生之事業也。自其安政五年徙江戶以來，至明治三十四年病卒時，四十三年間，一枝之筆，三寸之舌，以啓發一世風氣爲己任，只守其爲教育家之本領，曾不營營於聲聞利達之途。夫日本人率皆夤緣依附，以列籍官府爲榮，而氏則未曾奉藩職，嘗爲幕府譯官之外，卒無參贊政務之閱歷。至明治維新以後，雖爲朝野所倚賴，又曾毫釐無與於政權。

其著書名目甚多，福澤全集所收，凡五十部，共一百五卷，皆行文平易，無人不曉其義。自明治四年起，刊行小冊子，題曰「學問之勸」，共十七卷。當時所售凡三百四十萬部。其冒頭云：「天在人之上，不作人；又在人之下，不作人。其警告世人以天賦人權之可尊，可以推見。又古來日本有佛僧說法，及市井開館，張說猛將勇士俠客義盜妓女等事蹟者，或作譜曲以演奏之，所謂軍談、講釋、淨瑠璃、落語等類也。明治改元以來，基督教傳教師，亦時演述教理，而此外無所謂演說者。福澤氏乃始命演說之名，自教其法，更釀資開演說館，使其徒習行演說，稱曰三田演說會。（福澤氏居於芝區四國町，演說館亦設在其地名稱所由起云。）是日日本有公衆演說會之濫觴也。時在明治七年。自是之後，日本社會之進步極速，在今日則演說云者，人視爲常事而不怪也。氏亦自明治十五年起，發行時事新報，逐日刊出，以至於今，世人無不知者。是故福澤氏雖未嘗膺臺閣重權，然學堂、著書、新報之三大機關，莫不操縱如意，其對於朝野之勢力，時或視當路大政治家，迴勝數籌云。慶應義塾，自明治二十三年增置大學部，分文學、理財、法律、政治四科，亦爲日本私立大學之權輿。創設以來教育

學生約二萬人，其畢業生或爲當軸大官，或爲貴族，衆議兩院議員，或經理民間公司者，不知凡幾。且福澤氏首重獨立自治之精神，故其門下多在商工業界，作立脚地步，以致實業利權，大有進境，亦有不可以道里計者也。

福澤氏明治三十四年二月初三日逝世，時衆議院送弔詞云，衆議院接夙倡開國主義效力教育之福澤諭吉君之訃，茲表哀悼之意，其案卽經閣院僉允。遠近相會送殯者二萬餘人，朝野莫不悼惜。又先其死一年由宮內省撥賜內帑五萬圓，蓋亦賞其效力教育之偉績也。

慶應義塾今尙不衰，有幼稚舍、普通部、補習科，以至大學，此外有商業夜學校之設，統計學生現有二千五百餘名之譜。

新學之推
移

總之日本之新學，距今一百五十年，自醫學始，次及理化、藥、數、天文等諸科。嘉永以後，則加兵學，更進講求歷史、經濟、法律。迨明治元年福澤氏獲威氏倫理學書，始傳西洋道德之說。中村敬宇氏亦極力稱揚西洋道德。而當時日本學者趨向，特著重於西洋物質有形之知

識，其能知文明人道之精神，更爲優勝者，寥寥不啻曉星。何望以西洋道德爲教育後進子弟之根基哉。

維新以後努力於民間教育，功績顯著者，固不乏人。而其德望次於福澤氏者，爲新島襄氏。新島氏者上野安中人，元治元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歲二十一，私犯國禁，爲美國商船某號水手，勞作約一年，船主亞爾弗士哈爾德爲美國坡士頓埠巨商，而義俠成性，大愛新島氏爲人，終生贊襄其業。明治四年朝廷派故岩倉公爵爲全權大使，偕參贊諸員，巡遊歐美諸國。時新島氏舉爲譯官，隨其行，觀察美國各地著名大、中、小學堂，轉赴歐洲，歷遊英、蘇、法、瑞士、和蘭、丁抹、德、俄等國。旋乃辭去，再抵美國，學業已成。明治七年還日本。氏初受日本武士之教育，及其在美國敬慕新英蘭耶蘇清教徒之遺風，乃立志欲創設一私立學堂於日本，憑賴基督教道德之主義，以廣施泰西文明之精神教育。返國之後，翌年既設同志社英學校於京都。時有熊本藩洋語學校所聘教習美國大尉善士者，篤信基督之教，子弟亦受其陶鑄，遂至有青年學生一團，相共奉其教。及明治九年學堂閉鎖，其學生相率

轉入同志社，以爲後年興隆之始基。同志社初用英語，授高等及普通教育，必課以神學一科，講明基督教之本義，後又附設女學校及看護婦學校等。蓋福澤氏重西洋物質之智識，躬行獨立自尊之倫理。新島氏則專尙其精神之道德，奉耶穌所謂「人不獨以餅而生」之格言，以此爲教育之根本，申而言之，欲使日本國民不惟知蒸汽電力，而併學馬丁、路得、約翰諾克斯之信仰大勇，以及西洋文學之菁華性命淵源之聖經是已。新島氏稟有日本武士之性格，更受耶穌新教之浸禮，以其一身而淪浹東西兩統道義之精髓。故其所施教化雖竟不能及福澤氏之廣布，然有頗深厚者。至其學堂經營，雖多外國教師之協助，然原其所由來，未始不出乎篤信其人之效。明治二十二年新島氏以基督教主義更倡創設私立大學之議，國中有志之徒，捐助其資，共數萬圓，美國名士哈里斯氏亦捐十萬元，以爲建造理化學堂之資云。新島氏不幸短命翌年乃逝，其後同志社雖不如前日之盛，今尙有普通學校、哈里斯理化學校、神學校、女學校及看護婦學校等，其遺業尙有可觀者。各科畢業生共一千餘人。新島氏誠信所涵濡多奉耶穌之教，或宣傳其道，或於政治、文學、教育、貿易

早稻田大學

大隈伯爵

場中，各勤其事。又氏雖尊崇基督教主義之教育，而務期不喪自由研求之精神，常唱自由教育獨立教會之說。氏亦曾不入仕途，其以洛陽之平民新島襄終世者，亦其志也。

方今日本所有私立學校，其最極隆盛者爲早稻田大學，初稱東京專門學校。明治十五年大隈伯爵與其同志友人胥謀所創設也。大隈伯爵原佐賀藩士，夙修蘭學，後赴長崎，就耶蘇教傳教師弗爾倍氏，更習英文，又爲國事盡瘁。明治元年歲三十一擢任參與官，變理外交財務，迄明治十三年以大藏卿，當國計短絀之時，籌措適宜，仍擬釐革專裁制度，創建立憲政體，翌年遂辭國務大臣之職，勇退在野，組織穩固堅實之政黨，豫備帝國議會之開設。又興私立學校，以圖養成青年適於立憲國民之資格。其以政黨之總統，而一面創設東京專門學校者，皆出乎此意也。

大隈伯之言曰：欲使國民有獨立自治之精神，必須圖學問之獨立。欲固學問之獨立，必宜興一大私學校，脫權勢之羈絆，俾學生自由研究其所欲修之學術。故小野梓氏亦同其見，奮力助成東京專門學校之創立。前此日本所有高等學堂，專用外國書籍，爲教課書，故不

先通外國語言，不能受高等教育。是時高田早苗氏等專幹校務，亦以爲學問宜首用國語，兼修外國語言，以資考證。大隈伯又曰大凡一國學問教育不可專倚賴他國之制度，苟無根基於其國民品性之學問教育，不可以稱獨立。凡如此類，皆東京專門學校所由設立之宗旨。自其創設之始以學問之獨立爲第一要義，其今日有隆隆然如朝曦方升者，皆本乎此。

東京專門學校其初專授政治、經濟、法律等諸科。明治二十二年創設文學部，其三十二年附設高等師範科，三十五年陞爲大學，改名早稻田大學。三十六年政治法律文學三部以外，別設商業一科。方今早稻田大學，以鳩山和夫氏爲校長。大學部各科學生共一千二百九十七人。專門部各科共九百二十五人。高等師範部各科共四百十九人。高等豫備科一千二百九十七人。已畢業者計共三千一百五十六人。此外早稻田實業學校，乃明治三十四年所設，現有學生七百九十七人。早稻田中學，二十九年所設，合其附屬學校生徒計之，共約一千三百人。凡早稻田一區在大隈伯經營之下，日養六千餘人之學生，可謂盛矣。

早稻田大學之收效如此者，實由大隈伯維繫中外衆望之所致。明治二十一年伯入內閣爲外務大臣，爲凶豎用炸藥所狙擊，失其隻脚。明治三十年再入內閣，復爲外務大臣。翌年遂奉大命以總理大臣組織內閣。其爲人徹見明識，博聞強記，常持進步主義，其自信之深，老年益壯，早稻田大學之有今日，固推伯爲首功。而創立以來二十餘年同心協力，其功次於伯者，爲法學博士高田早苗、法學博士天野爲之、文學博士坪內雄藏三氏。高田氏經理該大學，夙有令名，又以壯年政治家見稱。天野氏以經濟學者之泰斗，坪內氏以新文學之開山，各馳聲譽。得如此博士一人尙且爲難，而三博士之合力從事，爲今日隆盛之原因，亦可知已。此外所以致此者亦不得不稱大隈伯天空海闊之大度。蓋伯爲政黨之總統，又爲早稻田大學之創立者，而尊重學問之獨立，使其所設學校，置諸卓然不羈之地位，不蒙政府權勢之威逼，且雖以部下政黨及大隈伯其人之威望亦不妄干與，而然許其獨立。無論宗教政治學術未嘗使教習學生阿曲迎合其創立者之情意。以此一事言之可謂早稻田大學在公私各學校中，尤能發揮自由研求之精神矣。此其所以致今日之盛之第三原因。

也。

村上英俊

尺振八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政府雖設法獎勵大、中、小學堂、農、工、商業及各國語言等學術教育，然其所施設不足以應給國中所需之人材，即不得不用私立學校，以補其闕。如今之官立高等商業學校實故森有禮氏明治八年所設商業學校爲之始基。前校長矢野次郎氏之努力亦足以致今日之盛。又村上英俊氏自嘉永四年（西歷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起教授法國言語，明治元年設家塾，名曰達理堂，至明治十年止。其授英語者有尺振八氏之共立學舍，自明治三年起，以至其十六年。又授漢學及英語者有中村敬宇氏之同人社，自明治六年起以至十八年。學生不欲入官立學校者皆可以受高等教育。村上氏以其創倡法國學術之效，明治十八年該國大總統贈授寶星，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宮中特賜賻資云。夙開法蘭西學術講究之道，刻苦勵精，教授後進，從事著譯，教育上多受其裨益。自安政後鎖港攘夷之說方熾，尺氏獨持開國主義。當時蕃書調所專用所謂變則法（不必正各國聲音而專譯文義日本名曰變則法），教授蘭英諸國書籍。其徒不能與外人談論。於是尺氏

欲與外人直接暢談。萬延元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聞中濱萬次郎，嚮漂流至美國，巧操其語，就習英書，又就西吉十郎講其文典，更赴橫濱爲外人廝僕。文久元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擢爲外事繙譯官，其歲十二月隨幕府使節赴美國。明治元年爲駐美日本使館繙譯官。其三年創設共立學舍，教授英語，就學者數百人，至千餘人。明治五年徵爲大藏省繙譯局長，兼以英語教授官私兩班學生。氏爲人狷介，厚乎同情，孜孜誘掖後進，各成其材。門下所出田口卯吉、島田三郎、波多野傳三郎、小池靖一、首藤陸三等諸氏，皆顯於世。

中村敬宇

中村正直氏（號敬宇）以天保三年（西歷一千八百三十一年）生於江戶，其學洽博，淹通和漢，弘化四年（西歷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從桂川甫周學蘭書。甫周者與前野良澤、杉田玄白等同爲新學鉅子。未幾爲幕府儒官，兼習英書，謄寫英語字典。慶應二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航至英國，留學二年而還。隨將軍慶喜公退居靜岡，譯述「合衆國憲法」、「華盛頓訣別演說」、「穆爾「自由之理」」等。又爲耶穌教有所著論，不署名字。明

治五年遷居東京，政府擢用之，請脫士籍爲平民。其六年設同人社，國中子弟爭入學焉。敬宇先生之名徧播天下。八年更設女子部，獎勵女子教育，又承囑攝理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實爲日本設幼稚園之始祖。明治十年爲東京大學教授，二十三年開設帝國議會時，勅任貴族院議員。明年乃逝，享年六十，特派勅使會葬。中村氏爲人靜澹，詞章適雅，學術誠實，講誦不倦，又樂爲善，與人交盡其情，渾然無敵，敬天愛人，出處純潔，一貫始終，其爲一世所瞻仰實在於此。所譯西國立志編（一曰自助論）及品行論，啓導明治初年之子弟，其益甚大。其初奉孔孟之教，亦篤信基督教。加以其善漢文，故當時以西洋道德傳達東方士林者，舍中村氏殆無其人也。且其言之溫篤，亦有裨於一世之風氣。日本所以見今日之開發進化者，福澤、新島二氏俱爲攻擊破壞之改革者，中村氏則爲穩固博愛之改革者，而各有濟於事。又其同人社與慶應義塾共立學舍，一時鼎立，有東京三大私塾之稱云。

津田仙

杉亨二

津田仙氏明治八年設農學社，興私立農學堂及農業雜誌，以圖農事種植之改良。杉亨二氏始講統計之學，明治初年試行於靜岡縣下，十二年奉委核計甲斐國丁口，以爲

統計事業之範型，十六年私設統計學校，以擴充其學。杉氏少時爲導引之業，入緒方洪庵、杉田成卿等家塾，肄習蘭學。嘉永三年（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年）勝氏設蘭學家塾時爲其塾長，幕府閣臣阿部侯登用之，又爲開成所教習，後修德文，最長於統計學。今茲歲七十有七，尙健。

總而言之，方今日本之教育，官民相待，以致其盛。官學以普及其教育，私學以羅致異材，能大成之。日本政治家，中覆滅德川幕府，造就維新大業者，有伊藤、山縣兩公爵，其餘長州藩士多出於吉田松陰之松下村塾。松陰者著名改革志士，而安政六年（西歷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幕府捕之，處斬。又明治六年征韓之論不行，西鄉隆盛氏辭官，還居鹿兒島，設私學校，遂開明治十年西南戰亂之端。又板垣退助氏設立志社於高知，此爲日本最始政黨。卽自由黨之萌芽。其事雖皆宜屬於政治歷史，然私立學堂之有關於天下大勢，不亦可見乎。又明治六年福澤諭吉、箕作秋坪、津田真道、西周、加藤弘之、杉亨二、森有禮等諸氏，刊行明六雜誌。其裨益社會教育，亦非鮮淺。又有共存同衆爲留英學生之集會。返國之後至明

明六社

共存同衆

治十年新設會館，每月二次，衆員齊集，討議政治學術，刊行「共存雜誌」，以文明思想鼓舞天下人心。明治十一年開其第一年會於東京大學講堂，舉行大演說會，更在湯島昌平館招請朝野縉紳數百人，設筵饗之。自是以後屢開大會，或每月訂日，講演政治學術等問題，務使世人知演說集會之有用。其後衆員議定條約改正之不可視爲緩圖，且將日本文明進步之程度，已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應享有同等之權利等議論，譯出英、法兩文，頒寄英、美、法等各國官紳，亦不可謂非痛絕快舉也。其提倡人及幹理會務，從集會演說及雜誌編輯等事者，爲小野梓、馬場辰猪、岩崎小二郎等諸氏。演說討論等席上，尤放異彩者爲菊池大麓、金子堅太郎、田尻稻次郎、三好退藏、鳩山和夫、島地默雷、大内青巒等諸氏。明治十三年政府制定集會條例，其存同衆改爲交遊會館。後年小野梓氏盡力於改進黨之創立。鳩山氏今尙爲憲政本黨之領袖。馬場辰猪氏稱雄於舊自由黨，皆有所涵養於此。現時日本所有私立專門學校，其數三十五，以補官立學校之所不能及。而以其專授法律者言之，明治大學，明治十三年十二月岸本辰雄、故宮城浩藏、矢代操等諸氏所創設，現有

法學院大學

法政大學

日本大學

專修學校

國民英學會

正則英語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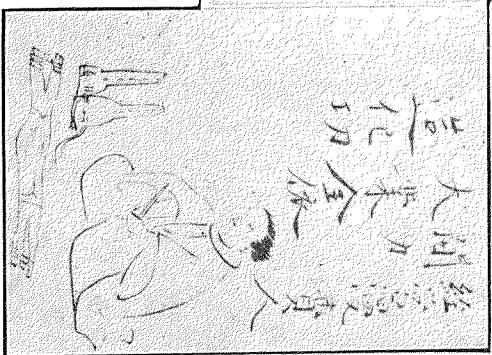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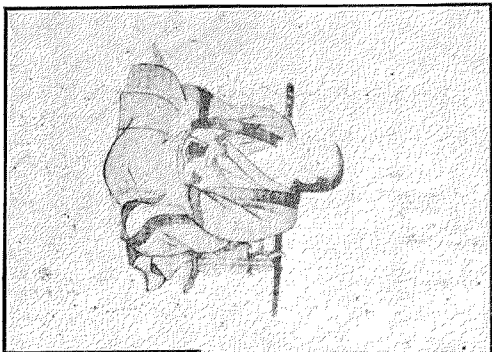
獨逸協會學校

學生三千五百四十九人。其中高等豫科一千二百九十七人，法科一千三百九十五人，商科一百四十五人，高等研究科一百七十四人，經緯學堂四百二十七人，簡易商業科八十五人，又出畢業生共三千八百三十二人。法學院大學，明治十八年穗積陳重、奧田義人、增島六一郎、故岡山兼吉等諸氏及他十四人所創設，現有學生一千六百三十六人，出畢業生三千五百五十四人。法政大學，明治十二年薩埵正邦氏等六人所設立，現有學生二千一百零五人，出畢業生一千二百十九人。日本大學，明治二十五年故伯爵山田顯義氏等所設立，現有學生二千五百人，出畢業生一千七百人。此等學校專養成法官律師等。又專修學校，明治十三年田尻稻次郎、相馬永胤、目賀田種太郎、故駒井重格等諸氏所創立，現有學生六百零六人，出畢業生法律科二百七十五人，理財科六百九十八人。國民英學會，明治二十一年磯部彌一郎氏所設立，現有學生一千四百人，出畢業生一千五百七十二人。正則英語學校，明治二十九年齋藤秀三郎氏所設立，現有學生四千二百人，出畢業生八百人，現圖英語教育之普及，所益甚鉅。獨逸協會學校，故子爵品川彌次郎氏所設立，二

曉星學校

十一年至二十八年，出專修科畢業生一百六十七人，二十一年至於今日，出中學程度畢業生七百四十六人，現有學生七百十二人，專用德語教授。又曉星學校，明治二十一年松岡秀之、秋山源藏及他二氏所設立，至其三十二年改稱中學校，現有學生三百三十人，出畢業生五十名，又附設小學校，專用法語，教育青年，俱與官立外國語學校，頡頏不下。又官立、公立、私立各女學堂，雖爲數甚多，然其授最高程度之教育者，除官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外，祇有外國傳教師所設某女學堂，及成瀨仁藏氏提倡所創設之私立日本女子大學校而已。

綜上所紀而觀之，方今吾日本文化之開發，大有賴於民間教育家之勳績者，略可概見。然其所具述，固不過舉其一斑而已。此外尚有幾多人物及事業，不免闕漏殊爲遺憾也。至於基督教各宗外國傳教師等，明治改元以後宣傳其道，又於青年男婦之教育，有大効勞，固宜記其恩，而別有稱述其事之人，今不具詳於茲也。



龍野良澤

前野良澤中津藩醫師也刻苦攻蘭學得蘭人所著他夫魯亞那特美亞（人身內景圖說）一書與杉田玄白按圖解剖屍以研究身體構造後與玄白及其同學諸人忍辛苦譯之是爲我邦和蘭譯書之嚆矢今日醫學之進步亦自此始也

東京帝國大學藏版

杉田玄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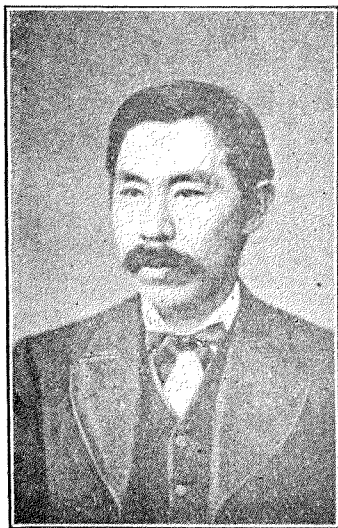
杉田玄白者小濱藩醫師也夙修蘭學醫與前野良澤等解剖罪人屍以研究人身構造著述嘗譯他夫魯亞那特美亞一書以啓發後生現今名士亦多出其門者

東京帝國大學藏版

緒方洪庵

緒方洪庵嘗蓋方于譯述教授譯獨逸人休哀蘭脫所著書命曰扶氏經驗遺訓翻譯之法至洪庵乃大成立醫學教授法亦自洪庵始也洪氏初開業於大阪聲名大噪從學者衆福澤諭吉亦受其教授之一人又本邦種痘之普及亦洪氏力也

緒方惟準氏識



中村正直 (敬字)

中村敬字江戶人也年少習儒兼修蘭學慶應二年以幕命留學英國歸朝後起同人社育人才一時與慶應義塾相比肩著有名之西國立志編 (是書譯自司邁

兒之「自救」編)大有益當世云 中村正修氏藏

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者中津藩士也夙知西洋學術之長思潛心習之初爲幕府譯官著書紹介西洋事情創設慶應義塾以自主自立爲宗以實用機巧爲尙教育子弟有用才俊多出其門又以創刊時事新報知名當世明治先覺者之最著者也

新島襄

新島襄者上野安中藩士也初出江戶修蘭學後元治元年犯國禁留學美國明治七年得美人贊助創立同志社於京都依基督教主義施行教育名士出其門下

者亦多

新島八重子藏

商業教育

緒言

緒言

我邦今日商業教育之振興，實由於明治維新以降產業上之變遷，及經濟思想之發達相伴而生，不外新日本國民經濟發達之一現象而已。今觀本邦商業教育之現狀，回顧五十年前之往史，蓋實由於歐洲中世紀之情態，一躍而至於最近之產業時代也。然欲究其新教育發展之由來，則不可不由於舊時一般經濟上之狀態及經濟思想變遷之上而觀察之也。

往時之商業

蓋我邦商業之起原，其由來甚遠，太古時已有市場交換之說。至大化革新以後，亦不但內地都會商業而已，支那貿易早已開始，歷史所載者，桓武帝時卜首府於京都，府內設東西兩市，東市置五十一店，西市置三十三店，其商業機關之整備也如此。且當時以難波爲海陸商業之中樞，以九州博多爲內外商業之要津，貨幣之利用，亦日漸興起。迨至中世以降，

政權雖歸於武門，而商業仍不敢廢絕，與歐洲交通貿易，亦次第開始焉。然至德川封建制度確立之後，採用鎖國政策，爾來二百有餘年間，所陶冶於封建制度下之社會，能與泰西文明接觸，創造新日本者。則敍今日商業教育之發達，不能不先述德川封建時代之狀態也。

封建時代之商業狀態及商業教育

商業之位

上世中世之事姑置不論。今試就過去二百五十年間所統一於德川幕府下之封建時代經濟社會之狀態而概觀之，則當時貨幣經濟及都會經濟之期已熟，時有移入國民經濟之徵。然封建時代之社會組織上，其不利於國民經濟之發達，固不待言也。蓋封建時代，世襲的階級區別甚嚴，分爲士、農、工、商，而社會上之榮譽及權力皆在武門，產業卑下，世人皆視商業爲瑣營末利之業，鄙而不屑。儒教的及武士的道德思想風靡於社會，世之所重者爲政事、武藝、文學，至言及營利之業，則衆皆輕視之。雖儒教所謂利用厚生之道，自古已奉爲生財大道。然亦皆以農業爲主，農本主義之經濟思想，學者間多唱之者。蓋當時所以唱

都會之發達

工藝之發達

農業爲唯一之生產業者，實由於當時米穀與貨幣同爲交換本位。凡諸侯之收入及武士俸祿皆以米穀計量，而米穀之豐凶，實爲國富增減之標準，與諸侯財政上大有關係者也。故當時貨幣問題物價問題等，雖屢爲學者政治家所注意者不少，而輕視營利之風，成爲一種慣性，勸農之語，爲封建時代經濟政策之警語也。

要之封建時代經濟思想尙未十分發達，世雖輕視商業，然德川幕府創立以來二百五十年之太平無事，其結果實足以誘致商業之發達也。

封建制度既成，隨其後而發生之現象者，爲各地都會之發達。當時三百之大名，小名，各構城居於其封土之內，使部下士民繞郭而居，商民皆聚於城下，以應諸侯及武士之用，且當農工民產物交換之任，成爲社會上不可缺一階級焉。

不但此也，二百五十年太平之結果，士民生活程度愈進，工藝及其他各種產業，相伴而生，衣食用貨物及粧飾品美術品，皆以窮精極巧爲尙，王侯及上流士民多愛顧之者。然立於生產者及愛顧者之間當集散分配之任者，卽爲商人。於是以江戶爲貨物集散之中心，其

他名古屋、大阪等地亦皆爲商業之中心地，貿易勃興，普及全國，遂占社會上重要之地位矣。

商業制度
之發達

商人之勢
力

江戶爲商業之中心，各地方商業之活動愈盛，遂成爲獨立營業之一階級，掌種種貨物之集散者，自不可無相當之制度組織。然商業取引所必要之制度，其發達多基於習慣。凡小賣、卸賣、仲買、組合及信用取引等，無不有習慣存乎其中者，故商業制度之作用，甚爲複雜。然江戶及其他各地都會亦多巨商大賈，擁巨萬之資者，故商人於財界上之勢力，亦頗不易輕侮。諸侯武士外雖輕蔑商人，而中實依賴之爲財政上之保障，或對其領地之富商，徵收御用金，或以公課形式徵收金穀，其例不乏。富商等亦往往爲諸侯之御用商人，得享有一種之特權焉。故由社會階級上觀之，其稱商人爲町人，語雖稍涉輕蔑，而實際中流以上之商人，其勢力亦不可藐視也。

商人之位
置

茲更有宜注意者，卽當時商人之位置是也。蓋封建時代之習，武士之榮辱，無不由於君主之一顰一笑。而惟彼商人，承昇平既久之後，維持家業，弗敢失墜，雖時受君主不時之徵求，

位置低卑
之理由

教育不足
之理由

然猶不至於破產，故其地位尙較武士爲穩。而江戶及各地大都會，尙有累代相續之商店不少。

封建時代都會之發達，及一般生活程度之進步，雖足以誘起商業之勃興，然商人位置尙卑者，此雖因於階級尊卑之社會組織，而實則商業活動之範圍未廣，即海外商業尙未發達使之然也。蓋幕府之初，採鎖國政策，其與支那、荷蘭兩國，但限於長崎一港。故當時商業範圍，多以都會爲主，內國各地雖有產物交換之業，而全國共通之商業活動，則尙未脫於幼稚之域，是亦商業階級未占於社會上重要地位之一因也。

商業活動之範圍不但狹隘已也，其經營之方針，亦皆爲習慣所支配，不過墨守舊習而已。故凡爲商人者不必特別之智識的修養，而商業教育亦因之遂無特種之準備焉。蓋當時學問教育，爲武士所專有，學問與商業，隔若天淵，所有私塾學校，皆非爲商人之準備教育，即名寺子屋學校，雖許商人子弟通學，然亦不過一種之普通教育，未足以稱爲商業教育也。

徒弟教育

當時可稱爲商業教育者卽商家之徒弟教育也。當時欲爲商人者，幼時卽入商家爲徒弟供其使役，由多年之實驗修練，遂習得取引之方法焉。

據當時慣習，凡子弟欲爲商人者，於十歲前後，送入各商家，呼爲丁稚（又稱小僧）卽徒弟，以習其業務。其入店之初，先供店前雜務，從主人及番頭之命，或出入商品，或任掃除，或爲小使，及其稍長，遂兼爲走使，至十五六歲，始少與給料，或稱爲手代，漸從事重要之店務，兼理物品授受金錢給發等務。其在大商店，則從主人及番頭命令，奔走於仕入方及賣捌方之間。其丁稚小僧之衣食，皆爲主人負擔，爲小僧時無俸給，唯時時給以小使錢而已。

丁稚小僧或有全無學問者，或有在寺子屋及手習師匠學書算者，然其教育甚幼稚，故商家多於夜間，使丁稚小僧習商用作文及算術習字者。其教科書卽當時所通行之「消息往來」及「商賣往來」二書而已。消息往來者示作文中通用熟語及書法之模範，商賣往來者述關於商業萬般之心得而已。內容雖極單純，然殆能網羅當時商人所必要之智識，如商賣帳簿之種類，貨幣種類，及品質之心得，貨物賣買運送收藏之注意，農產物水產

物之品目，及各種食物織物家具調度，其他當時商品之名目等，列記殆無遺漏。其所載商賣取扱之注意及商人之心得，在當時發達之程度，有是等之智識足矣。

丁稚小僧

丁稚小僧，僱傭之契約，常有一定年限，爲丁稚小僧者，普通稱爲年期奉公。小僧年限，概爲四五年，欲開獨立之商店者，其勤務年限更多。丁稚小僧年期既終，更進爲手代或番頭。番頭者，經多年之修練，頗精通於商業上事務，常處理關於取引上之事務焉。

番頭

番頭，久盡力於其主家，無重大過失者，常得向其主家取營業資，開獨立商店。主人之分與資產也，或以財產，或以華主（愛顧者），其分產之多少，由其對於主家功勞多少而定。其由主家分離開獨立營業者，多繼其主家之店號，故稱曰「分暖簾」。

富家之子弟

有資產商家之子弟，爲欲見習商業故，送入他家爲丁稚，以習練實務者亦多。或留家中實習業務，以繼其父兄之箕裘者有之。

是皆當時商業教育之概要，至於今日，舊風之商家，其遺習有尚存者。

商業之地位既卑，商人遂亦有自甘之態，故品性亦因之不高，汲汲以營利爲務，德義之念

商人之德義

遂薄，此亦無足怪者也。

維新後商業之發展及商業教育

明治維新大業告成，社會百般之事業，皆開其端緒。其中封建制度之廢止，能使社會組織上，解其舊來對於經濟種種之束縛，與四民平等之制，廢世襲職業之陋習。於是士人漸有言及經濟事業者。其數百年之因習，雖不能一旦消滅，而產業之趨於世界的，漸見於社會焉。

政府之獎勵產業

明治維新之後，未幾而中央集權之新政府出，以開國進取之大方針，努力百般之改革。當時常路所注意者，首在國富發達，且是時漸諗外國事勢，知產業發達之必不可忽。故政府倣西洋諸先進國之例，以獎勵各種產業爲方針，且尤注意於外國貿易。於是明治元年設通商司，其翌年設通商會社及爲替會社，試行從事於外國貿易，其他復由政府創設鐵道業、交通業、鑛山業，及各種工業，爲民間產業發達之唱。其事業雖往往歸於失敗，而就其教育方針觀之，則可謂適時制宜者矣。

於是民間有爲之士，計畫經濟的新事業者日多，其在朝人士，相率歸野盡瘁於經濟發達者亦不少。由明治初年至明治十年，巨十稔之久，產業上之變遷日著，銀行會社等產業之新制度次第興起焉。

時勢所趨，社會益知經濟事業之必不可緩。是時西洋之經濟學思想，亦次第輸進，而輕視產業之惡習爲之一破。蓋幕府時代，泰西學術之傳入我國者，以關於醫科軍事爲主，至明治初年之際，福澤諭吉等始讀米人威爾德所著之經濟學，是爲研究泰西經濟學之初期也。其後亞丹斯密、穆勒等經濟書漸傳讀於人士之間，大學課程始增經濟學一科以資學習。於是封建時代蔑視商業之惡習日漸排除，而視商業與其他之事業同爲增進國力之要務，大爲經濟思想發生之一助焉。

然封建之餘習終不易去，經濟事業雖既爲一二有識之士所重，究不能與政治法律等之事業同等而觀也。商業之地位未高，故商人仍維其舊態而不自悟，商業教育終無視線及之者，其能深知經濟事業之必不可輕，商業教育之必不可緩者，皆非本來之商業家，不過

當時政府及民間一、二有識之士而已。

維新大政，稍有就緒，經濟上新事業次第而起，其始也政府或自行施設，或指導之，多招聘外人之通曉斯業者，以就學其法，商業教育亦然。

會計講習所

明治五年政府仿米國國立銀行制度，制定國立銀行條例以來，知練習銀行事務不可稍緩，明治七年設會計講習所於大藏省紙幣寮內，聘銀行家之英人一名，以練習關於簿記等之銀行事務。此講習所繼續至明治十二年為止。政府自任養成銀行員之任，其規模雖甚狹小，然可謂為政府直營之商業教育之濫觴者也。

商法講習所

以養成一般商業家為目的而設立之商業教育機關者，以明治八年八月森有禮以私費開設商法講習所於東京尾張町為嚆矢也。當時封建時代賤商之風尚未全去，獨熱心於政論之際，森有禮設商法講習所，盡力於商業界，實可謂有卓識者，是即後年東京高等商業學校之先聲者也。然是年十一月森氏赴任清國為公使，於是講習所歸當時商人集合團體之東京會議所管理，九年五月，更改歸東京府廳管理，遷於木挽町，推矢野次郎為所

長，校務日漸就緒。十二年十一月舉東京商法會議所議員澁澤榮一、益田孝、福地源一郎及其他二名爲東京商法講習所委員，參與該所之組織，於是講習所基礎漸定。

講習所教育之程度，入學者年齡十五歲以上而英語有素養者，修業年限三個月，專就外國書授以商業一般之概念、簿記法及經濟學。然當時社會尚未深知商業教育之必要，故明治十四年東京府會以商業教育須以國費經營，不能由府廳支出之理由，拒絕經費，於是商法講習所一時有廢學之舉。幸是所委員熱心盡瘁，得農商務省補助金，是年九月再興，然支給尙有不足之感，至十五年都下有志者各贖私金，僅足以維持焉。

然維新以來，社會變遷之結果，商業狀態亦次第增進，商家子弟知教育之必不可少。於是不完全之私立商業學校漸興，以簡易之讀書、算術等教授商家子弟，至明治十年，此種學校計有六所。於是東京府廳欲改此不規則之學校，以商賈子弟教育普及爲目的，是年開商業夜學校，爲日中不能到校者便利起見，特於小學校校舍內，設夜間簡易科之制。其課程分大人科及童子科，修業年限一箇年。於讀書、筆算外兼教授日本國畫、外國國畫、商業

熟語篇等。其學校制度之結果頗佳。至明治十二年，府廳復擴張之稱爲庶民學校。府內各區置一校，專注力於普及商家子弟之簡易教育焉。

於是各地方簡易商業學校亦前後繼起。此等學校，修業年限凡一年或二年，授小學程度之學業，讀書筆算之外，兼授地理商業熟語篇等，比東京庶民學校，程度稍高，然亦不過使商家子弟就於普通教育範圍內而已，未足以稱特種之商業教育也。故此種設備，未能滿產業界之要求。如前述之東京商法講習所，猶爲稍稍整頓中等程度之特殊教育程度。至明治十一年，神奈川、兵庫各立一校，漸次亘於全國，其數漸加。是等學校概以東京商法講習所爲範，其校名多稱商法講習所，許小學卒業程度以上者入學，修業年限二年或三年，課目爲經濟學商業地理及商法等，較諸簡易學校，稍稍整備，實爲今日中等商業教育之基礎也。

明治五年定國立銀行制度以來，銀行業漸行擴張，會社組織之事業亦次第興起，頗知歐風簿記法練習之必要。明治七年政府設置會計講習所，以講習簿記，民間亦知此種速成

講習設備之必要故以養成銀行會社事務員爲目的之私立簿記教授所由明治十年前後，次第設立於東京市內，至明治十四五年前後，其數愈增。此種簿記學校，純然爲速成教授，於二箇月乃至半年間，講習會社及銀行用之簿記。其設備概不免爲不完全，然其能應時勢之急，效果終不可沒。爾來簿記講習所之數日增，亦可見商業狀態趨向之一端矣。蓋維新以來，商業範圍次第擴張，入世界共通之狀態，政府常採獎勵產業方針。於是文明的產業制度次第發展，其規模及經營極爲複雜，非有教育者難當斯任，而究竟當時所興起大銀行會社，掌其樞要者概非舊日商人，皆有稍受文明教育之人也。故此等之人皆有商業自重之精神，而不知不覺之間，自立於商業界優尚之位置也。

其次足以誘起新傾向，與有大力者，卽由經濟學研究上所生之經濟學思想之發達是也。明治初年，一、二有識者研究經濟學以來，鼓吹之者輩出。當時政治上狀態，雖尙政論，而隱約之間已足以喚起國民之經濟思想矣。最初英國古拿斯加學派之思想傳入本邦以來，德國派思想亦相繼輸入，經濟思想成爲渾一之勢力，國民經濟之發達足爲國運發展之

一大要素者，世所深知也。是雖非一朝一夕之故，然間接之間，能爲商業教育振興之助者亦復不少。

高等商業學校

東京商法講習所至明治十七年三月，遂爲農商務省直轄之學校，改稱東京商業學校，是爲政府直轄商業學校之嚆矢也。同年政府發布商業學校通則，以取締商業教育。當時商業教育概尙不振，其課程甚煩，獨東京商業學校，其學課程度整備之點與他校異，爲當時程度最高之商業學校也。明治十七年六月舉第一國立銀行頭取瀧澤榮一、日本銀行總裁富田鐵之助、三井物產會社長益田孝爲校務商議員，八月矢野次郎再入爲校長，翌年五月遂由農商務省轉歸文部省直轄。爾來是校屢改校則，修業年限定爲五箇年。二十年三月，大行改正規則，高其學科程度，十月遂改校名，稱爲高等商業學校，是實當時我國惟一之高等商業教育機關也。

此高等商業學校之開始者，實對於商業學校始與以高等教育之資格也。當時商業界之狀態，日漸發展，頗需完全新智識素養之人材，而從來所輕視之商業，編入高等學術之列，

時運之發達

於是與他種職業，同爲世所重視之學矣。蓋從來舍一二有識者之外，雖商業當局者，事實上雖知須有教育修養之人材，而尙不知商業有高等教育之必要。迨至高等商業學校開始，應時勢之急，青年入學志願者，次第增加，其卒業生且爲實業界所歡迎焉。

一般商業教育之普及者，實由於明治二十六年，文部大臣子爵井上毅察時勢之所趨，知實業教育之不可忽，先計實業簡易教育之普及。是時十一月布告實業補習學校規程，此校以裨益一般產業之發展爲目的，分工業、農業、水產及商業四種，採用歐洲諸邦之制度，以期普及全國。其趣旨及性質，載於附加規程之末。其訓令曰：

今欲令國家將來富力之增進，則不可不使國民之子弟，受科學及技術一致配合之教育。此事既爲輿論所共認，正當自然發達之時機也。我國今日文明雖有進步，而科學之智識能力，尙未及於普通人民，教育與勞働劃立畛域，故農工諸般事業，其大部分仍不免錮於舊習也。

實業補習學校者授實業之智識技能，而一面補習小學教育之學校也。故實業補習學

校者，爲既受義務教育之兒童，補習繼續其既受之教科及授以實業之技能兩目的而設立者也。

然此種教育，使凡欲從事於諸般實業之兒童，補習小學校教育，而同時以簡易方法授以職業上所要之智識技能也。其學科程度在尋常小學校卒業以上，而實業之各科目，各應地方情態而取捨選擇之。（在商業地方者則授以商業通信、商業算術、商品、商業地理、簿記及關於商業習慣法令大意、商業經濟、外國語等。）

政府訓令各地方長官勸告其設立，以期補習學校之普及。爾來商業補習學校設置逐年增加；明治二十七年全國不過九校，三十二年計二十五校，三十七年達一百二十四校。

其後政府採實業教育獎勵策，欲由國庫支出補助金，至明治二十七年定每年由國庫支出金十五萬圓，於翌年實行。其有受此補助金資格者，須照文部大臣認可之學則，凡中學二年以上或高等小學校卒業程度以上之實業學校，及尋常小學校卒業程度以上之簡易商業學校或補習學校，方爲合格。其補助及金額，經文部大臣許可，以五箇年爲一期。而由

國庫支出之補助金全額其後年有增減。明治三十八年其額計二十七萬九千五百九十圓，此補助金政策能使各地方實業教育之發達功效不少。

政府於明治十七年發布商業學校通則，示商業學校之規準，且獎勵實業教育之普及。以來，十有餘年，社會之趨勢，自然足以誘致商業教育之發達，種種商業學校設立漸多。明治三十年前後次第增加，且往往有散漫不規之弊。於是政府復制定普通商業學校之學制，使一般實業教育及普通商業教育制度得以整備。明治三十二年一月發布實業學校令及商業學校規程，由是年四月實行。普通商業學校分甲種、乙種，甲種修業年限三箇年以上，有高等小學卒業以上學力者許其入學。乙種修業年限三箇年以下，有尋常小學卒業以上學力者許其入學，而準此規程設立之公私商業學校，爾來遍於各地。明治三十二年其數二十八。至三十四年計四十一校。三十七年計六十二校。

明治三十五年政府更改正實業補習學校規程，以圖中等實業教育及簡易實業教育之普及，補習學校以市町村自治團體施設爲主，更於地方中等實業學校附設簡易補習學

校，爲地方之模範，他校準此爲則。由是中等及簡易商業教育，與他之農工業教育，今日殆遍於全國矣。

高等教育
之興隆

明治二十年政府開設高等商業學校，高等商業教育施設稍稍就緒。明治二十六年以來，盛行獎勵中等及簡易商業教育者，雖時勢使然，亦不外一般人心漸知國民經濟發達之必要也。其後不但商業之地位次第上進，卽金錢上之收益社會上之勢力，亦日有加，官吏及從事他職業者往往投身商界，青年之士亦多向之。特至日清戰役以來，內外商業之發展，完全商業教育之人材尤不可少。於是高等商業教育之設備更不容緩也。故從來唯一高等教育機關之東京高等商業學校，入學志願者其數年年增加，每年志願者超過額數一千名。於是政府於明治三十四年四月改神戶商業學校爲高等商業學校，同時大阪市立之大阪商業學校，亦改課程，稱高等商業學校。明治三十八年二月更改山口高等學校之組織，改稱高等商業學校。同年三月創設高等商業學校於長崎。高等商業之入學程度爲尋常中學卒業以上，在學年限豫科一年本科三年，合計四箇年卒業。以上各校除大阪

市市立之高等商業學校外，皆屬文部大臣直轄。然校數增加，而入學志願之數，仍年有增進，各校收入總計，尙不及志望者之半。即明治三十八年入學志願者與入學許可之割合，東京高等商業學校，一千六百五十六人中入學者三百九十四人。神戶高等商業學校五百七十八人中入學者一百二十四人。長崎高等商業學校四百三十七人中入學者一百十三人。山口高等商業學校二百五十人中入學者一百零一人而已。

時勢所趨，商科大學設立之議，久成社會上之問題。東京高等商業雖屢欲創立大學，爲諸事所制遂不果。由是該校於本科卒業以上，更設專攻科課程，修業年限二箇年，卒業者授商業學士稱號，以爲商業大學之備，數年來實行之。而商科大學設立之問題，既上於帝國議會，明治四十年商科大學創立之議案，通過議會其實行之期漸促矣。

當是時私立早稻田大學熟察社會之狀勢，既知商科大學設立之必要，於明治三十六年四月決行設立商科大學部。其開設之意旨曰，現時有學識者皆遠於實業，知實業者皆缺其學識，今欲調和二者，以養成高等學識之實業家爲目的焉。商科大學部課程豫科一年

結辭

本科三年。開設之初年，入學者七百七十三人，其翌年多至一千三百零一人。爾來年年入學者之數，尤駕於他科，可以知近世人心之趨向矣。其他之私立大學，亦倣早稻田大學先例，開設商科者不少，課程概大同小異。願官立商科大學之創立，早晚其見諸實行歟。商業教育今日之隆盛，實與新日本之發達相伴而生，不外自然之現象而已。從來輕視商業之惡習日漸漸滅，商業亦既躋於士君子之列，則養成有學識之人材斷不可缺。然至今日尚有墨守舊習之商家，仍行徒弟仕組制度者。而銀行會社及新組織之商家，則傭聘學校出身者之風愈盛。從來往往唱商人不必學問或不必受高等教育者不少，然其能成今日大規模之商工業者，概出於高等教育者所經營，固不待論。即從來所受高等教育之人士希望官吏者，至近年以來亦一變其趨向，雖法律家、政治家亦多希望得入實業界者。今日商業教育所以致隆盛若此者蓋亦非偶然也。

女子教育

緒言

開國以來五十年間，我邦之文明，種種方面，各放燦然之光輝。女子教育是時亦漸發達，今日舊來面目，煥然一新矣。然凡百之物，有根柢，有枝葉，而葉繁花盛，則在乎多年之培植也。方今女子教育之發達，其由於素養者固不待言，然欲知今日之狀態，必不可不溯其經由之迹。茲故述現今之實況，併略說其沿革之概梗焉。

第一章 近世女子教育之思想

我國古時以家庭爲中心，雖略備教育機關，以實施上下女流之教育，然婦女教育之必要，久爲世所不認。迨至西歷十七世之初紀，世稱爲德川文教復活之時代，諸種文藝並起，林羅山著卮言抄一書，由儒教主義立說，鈴木正三著盲安杖一書，由佛教的見地立說，皆以女論列首，此問題之端緒已早開矣。輒近唱女子教育之必要者，實由於我國陽明學派鼻

德川時代
之女學論

祖之中江藤樹，（西歷一千六百八年至七十八年）著春風一書，發表其意見，且專爲訓戒女子故，著鑑草六卷。其意謂女子不可但嗜吟詠風流之事，須有修心學問，養成孝順慈悲正直諸德，以經理一家。其徒熊澤蕃山（西歷一千六百十六年至九十七年）復著女子訓及女子訓或問。更進其師說，謂婦女不但務知倫道而已，須自能立志，讀孝經四書及聖賢經傳，以通聖學之心法，於德育爲主眼之中，稍及智育。然降至貝原益軒（一千六百三十年至一千七百十四年）其學說更爲精緻。益軒者實近世教育家之泰斗，其對於女子教育，所論多從來學者所未及之點。蓋藤樹蕃山二人，其言女子教育，多在於德育，而益軒則謂婦女之失德，多由於不智，故獨唱智育之說，且歷言當時學者往往輕視之算數經濟等之實益。謂女子與男子其立於社會上之地位不同，故其教育法不可不異。所定教育法，凡女子自幼至七歲，所授教育與男子同，七歲以後與男子別席而坐。教課以假名爲主，併習漢字，誦正格古歌，次讀孝經論語及曹大家女誡。十歲後一切不外出，習縫織，教以算數，使之注意經濟之道，戒鄙俗淫猥之文學歌謠，教以四行所謂婦德、婦容、婦言、婦功，以期

他日出嫁後爲完全無缺之婦人。氏之此等見解，載於其所著之和俗童子訓中，後人取其意旨而簡約序列之，託貝原氏之名，刊爲一書公諸世，卽所謂女大學一篇也。此書適於當時社會，大爲世所歡迎。其後大江玄圃著女學範，婦女讀本，多推本書，又爲寺子屋之讀本習字本，中流以下之女子多讀之，卽中流以上之家庭，皆繕寫一本以備兒女之教訓，且於嫁娶之際亦有用此書爲新婦贈物者，以至於明治時代，皆爲女子所渴仰。蓋德川時代之婦德，實多由於本書所感化者也。本書全篇計十九條，以敬順二字爲主眼，其所縷述者多就周禮所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四德而言，而尤採七去之古訓，鄙再嫁，唱貞烈，嚴男女之別。至享保十年（西歷一千七百二十五年）女小學一書復傳於世，一篇之主旨與女大學同，謂女子以夫爲其所天，夫婦之誼與君臣之義同。其後與益軒前後繼出之中村惕齋、藤井獺齋等亦著女子教訓書，以盡其指導之力，然亦不過儒書之翻案而已，無別具進步之教育主義也。松平樂翁（一千七百五十八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亦注意於女子教育，嘗著難波江一篇，以應新夫人之需，後復著樂翁假名筆記，以垂女訓，其條規雖亦適

切，然亦不過鼓吹儒教主義而已。松平樂翁之素志，謂女子最貴溫柔順，寧以無學問爲良，故對於男子教育，尙加注意，而女子教育，則未言及何種施設，尙襲儒教主義之舊習而已。其他德川時代種種女訓，皆基於此等儒家之思想，苟女子受其羈勒，則終無精神的活潑之機也。

古代之婦人

然返徵諸歷史所載，婦女之所以如是萎靡退縮者，決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我邦上古固有之風，本無男尊女卑之弊，攷上古史乘所載，婦人與及政治涉及武事，與男子同盡社會的事業者，其例不勝枚舉。降至第六世紀，調伊企讎之妻大葉子，垂死於韓國之城，以示其不可奪之義烈，上毛野形名之妻助其夫往平邊夷，亦其一例也。然其後佛教漸盛，謂女子之性邪慳，而罪刼甚深，當抑其元氣。至第八世紀時，女帝相繼卽位，宮中之勢盛，故多有氣力之婦人，和氣法均尼與弟清麻呂謀挫僧道鏡之非望，吉備由利與大臣相應擁立光仁天皇，皆與國家大有關係者也。至第十世紀，其氣力漸耗，傾於文學，唯以優柔美態爲務，由其內觀之，風俗實日漸頹靡，而自表面上察之，雖與宗族男子相會，亦有含羞之態，其纖弱如

鎌倉時代

戰國時代

德川時代

王朝時代
之異彩

此迨至第十二世紀武士之風盛，頻唱貞士道，男女之別極嚴。至鎌倉時代，其對於女子訓戒，多勸其念佛信心，若心有憂愁，則立即出家，又有十歲以後，勿令行出於奧之說者有之。更進而觀十六世紀武家之家法，如讀甲斐之武田信玄家法，土佐之長曾我部元親百箇條，或讀小田原北條家之一族幻庵所與北條氏康之女之消息，皆有禁遏婦人外出之風。然至德川時代儒教旺盛之期，全國儒家痛詆婦女泥於佛教法語之通弊，欲脫女子於梵氛之中。又以儒教之嚴格主義律子女，益傾於男尊女卑之流弊，蓋亦不得已之順序也。如上所述，當晚近儒家對於女子教育之思想，於社會上最占勢力之時，又有一流之教育思想久已貫通者，即由西歷十世紀之末至十一世紀之初，當我平安朝之中葉，當時之社會的現象，一時有以促女子教育發達之一事是也。蓋是時當藤原氏全盛之世，藤氏一族之中，欲得爲皇室之外戚以競得勢力，各勵於教育其子女，以備他日皇宮中宮之選，故須多數之女教師。彼等常從姬君入內任女房之職，其才學之有無，與姬君之勢力大有影響，且與外戚之勢力消長關係頗大。故才媛應時而出，其中以十一世紀初期一條天皇之時

爲最盛。是時藤原道隆之女定子爲皇后，其弟道長之女彰子（上東門院）爲中宮，互爭勢力，才媛附隨於兩宮之側甚多。是時代表定子之側爲清少納言，代表彰子之側者爲紫式部是也。清少納言頗富於氣概，以簡勁之筆著枕草子一書。紫式部有貞淑之質而節操堅固，以優麗之筆，著源氏物語五十四帖，皆爲一代之名著焉。然此書乃寫當時社會之狀態，雖非以教訓爲目的而作者，而其文章之巧妙，式部性行之篤實，大爲後世所欽服，不但久爲歌詠文章之模範，徒供男女學者渴仰已也。其後以此等書爲標準，而立教育之基礎者有之。至平安朝皆以優美柔態爲女子之理想，續至鎌倉以來武門政治，社會之風一變。然以京都爲中心之上流社會教育，猶襲此方針，如阿佛尼所著乳母之文及永德之竹馬抄，一條兼良贈將軍義政夫人之訓戒等，皆可引以爲證也。爾來上流社會久以式部爲理想，以源氏之人物爲典型，察其所素養之風儀焉。下至德川時代，貝原益軒、大江玄圃、大氣能綾足等一流，採儒教主義以教育女子，全然與本書反對。雖提唱不可使女子見此種淫俗之書之說，而儒者及勸自家主義之說者，亦採本書爲則者有之，如熊澤蕃山等則以源

貞女道

氏譬諸中國之詩經，謂此書爲敍本邦之風俗人情，傳禮樂之書，式部之用意，乃寫其人情之正否以垂戒後世者。若夫元祿之本朝貞女鑑等，乃傳說有職故實而已。其言辭之幽雅，未有及源氏者。書中如紫之上明石之方等章，皆可爲婦女之模範。其書凡十三冊，自裝飾以至脩心，無不引源氏中之人物爲戒者。他如藤井獺齋所著之女萬寶操鑑，井澤所著之大和女訓等書，亦不排斥本書，且有採其記事以爲婦女之鑑者。蓋此書不但適於女子智育之資，而且可以脩養女子之德性也。故是時上自幕府營中貴紳邸第，下至奴婢，無不手各一卷以聽講者，其循此主旨所教化之婦女，自有貞靜優美之風。是亦可爲一派之理想也。

然茲有尙宜注意者，卽所謂貞女道之一流是也。平安朝中，男女間風俗頹廢，其反動力遂生，由平安朝末葉至鎌倉初代所漸次發達之武士道，漸移諸婦人之間，而成其所謂貞女道者。謂凡爲婦女，嫁娶之後，常凜若秋霜，寧有殺身之慘，而不可有失節之辱。至建長四年（一千二百五十二年）爲本邦教訓書魁首之十訓抄，復於夫婦之間加以訓戒，爾來鼓

吹此來之說，著書不絕。蓋武門時代，其身一爲武士則常有不測之變，婦人雖亦心憂之，而內則有剛健不屈之氣象，以全節烈爲務，是卽武門之家，所以重實踐教育，而有斯巴達婦人之概也。於是乎如袈裟御前殺身全節者有之，如武田勝賴夫人之偕夫伏刃，如柴田勝家夫人之殉夫死節，指不勝屈，皆此說實踐教育之結果也。至德川時代，此種理想仍相繼不絕，近世武士道鼓唱者山鹿素行（一千六百二十二年至八十五年）之女子教戒，蓋亦代表此教育主義者也。其言曰爲士人之妻者有代夫治內之責任，決不可以貧富而改其節，以存亡而易其心，當時有當賊死敵之節操，故不可以柔懦之教施諸女子也。最近所出版之吉田松陰（一千八百三十一年至五十九年）之女誠亦然。是時又有本朝烈女傳、本朝女鑑等書，續公諸世，亦多就婦女之貞烈而言，故當時如山內一豐、細川忠興、木村重成諸夫人之貞烈等，足以發揮此主義之事例不少。蓋此種教育主義，與儒教之專以敬順爲主，及源氏之專以優柔爲主，稍異其趣，是亦女子教育之一派也。

第二章 歐米文明之影響

前章所述諸學者對於女子教育之思想，不過學者之希望而已，不能全見諸實行也。其偶有實施者亦未必一如學者之理想。如男女七歲不同席之嚴格主義，公然教育場之中仍不能實行，且其主義往往不適切，被教育者有不能從其典型者，況也此等教育主義各樹旗幟尙未統一者乎。天文十八年（一千五百四十九年）葡萄牙宣教師法朗西斯查威耶由九州之南上陸，始傳天主教。其後宣教師多散在內地各所，漸次輸入新文明。自此以後婦女之元氣稍復，試觀當代之實錄（西教史）可以見本邦婦人之行動矣。然未幾禁絕天主教，制限海外貿易，邦人永絕海外之新思想。是時此種新光明雖一朝消滅，然其思想之暗流，不知不識已流動於隱微之間矣。然大勢所趨，由第十八世紀初葉，復稍採海外之思想。近至幕末嘉永、安政之際，婦女漸有以勉勵脩學爲名譽者。是時泰西文明輸入日盛，男子教育煥然改革，而女子教育亦稍有萌芽，海內諸藩，於是有女子學校之設備焉。由明治三年至明治五年，但馬出石藩，豐岡藩，出雲松江藩，周防岩國藩，尾張名古屋藩，備後福山藩等，首創女學校，著手女子教育，其科目稍加折衷焉。此等女學校皆在新學制頒布

基督教女
學校

以前所設立，制度未整，且入學學生範圍多由舊來階級制度，不及庶民子女，加之未幾新學制頒布，一旦悉皆廢絕，其實施期間極短，難得教育之效果，異日欲爲世之良妻賢母者，必不可不藉平日之素養，故新設學所，其學科中稍增以世界的之新智識，舊來女子教育之理想煥焉一新，其先驅之效果，於女子教育史上決不可輕視也。其他基督教宣教師及其夫人等，對於女子教育之思想及教育設備，直接間接之間貢獻於社會者不少。如明治初年創設之橫濱弗利士和英女學校、共立女學校等爲首，其他如東京之女子學院、青山女學院、立教女學校、神戶之神戶女學院、京都之同志社女學校、大阪之梅花女學校等，皆現今之有名者也。此數者傳布泰西之新智識，養成女學校之英語教師，使外國語得以普及者，於明治女子教育上其功績誠不可湮沒也。其他有個人著眼於女子教育隻手獨任者，如武州秩父之醫師故松本萬年翁，於明治初年開一私塾於東京，以教育女子，被其薰陶者後日多入學於女子師範學校，誠可謂率先爲女子教育界盡瘁者矣。

第三章 新學制頒布後之狀態

如上所述當幕末維新之初女子教育早已萌芽其制尙未亘全國卽有被其恩澤者亦僅限於社會之某階級且其教育上之理想未嘗統一也。然明治五年教育新學制頒布全國以來女子教育制度漸進於完成之域今也其教育思想將歸於統一矣。蓋其思想其學制有藉於泰西之文明者固亦不少然亦有我邦固有之發達徑路也。故先就其各部教育制究其各至於今日之經由而後述現今之實況焉。

第一 貴族社會之教育

教育者平等無階級也，女子教育亦然。然社會既有人爲之階級者，則從其階級而教育亦以稍有差異爲宜。今世界文明諸國中除俄國之貴族女學校外，凡上流女子之教育大抵施於家庭，無設立學校。然今也我邦貴族子女皆入學習院女子部，卽舊華族女學校是也。蓋我邦維新以前女子教育之狀況如上所述，無幾卽有明治維新之舉，上流女子之教育亦不能悉仍舊轍，故欲使從來潛守深閨體質纖弱智見偏小精神消耗之淑女，由學校教育以注入斬新之思想，此華族女學校之所以起，而今上陛下於明治四年九月十四日下

勅諭

華族外遊獎勵之詔勅中，對於女子教育尤煩聖慮也。詔曰，

我國女學之制未立，婦女多不解事理，然幼童之成立，關係於母教者綦重，今赴海外者或挈妻女姊妹同行，固無不可，而能於外國所在知女子之有素及育兒之法足矣。

華族女學
校

由是唱導女子教育之聲漸沸，至明治十年，始設女子部於學習院內，施中學、小學程度之教育。然爾來歐米文明，雜混輸入，如決奔河，社會之風潮爲之浮動，一般教育基礎尙未確立，其校旨及當局者雖重德育、體育，然其趨勢大抵傾於智育。至十八年基於皇后陛下令旨，新設華族女學校，修業年限小學科、中學科各定六箇年，華族女子之外，有相當資格之女子亦許其入學。爾來日益發展，雖以彝倫爲本旨，亦兼尙體育，今更於小學、中學程度之外，置研究科，以習高尚之學藝。是亦本邦上流社會婦人教育發達之新紀元也。

第二 一般女子之小學中學教育

上流社會之子女有受家庭教育之資力，而至於中流以下之家庭，則不能設備及此，故不可無特種簡便之施設。於是寺子屋、心學舍等漸興，不論社會族籍之高下，而施教育於一

寺子屋

般子女焉。蓋我邦佛教普及，女子於社會上位置雖有過卑之弊，而女流復有力於慈善事業。且也上代諸國所建之國分寺，爲庶民教育之中心，而近至武家之世，學僧獨握文柄，擔任教育，其對於教育界功績甚偉，頗有稱揚之價值，如寺子屋之制亦其一也。寺子屋者以寺院爲學校，以僧侶爲教師，其制始萌於鎌倉時代，至德川時代最爲發達，於八代將軍吉宗及天保之際，受水野忠邦獎勵，負輔導政教矯正風俗之責任，庶民教育多爲寺子屋所擔任焉，而擔任此教育者亦未必限於僧侶也。又有神官、浪人、醫師、里莊或婦人之開校者，收容農、工、商、庶民由七八歲至十四五歲之男女兒童，男女異席教授。然一名之教師，教授程度不等之生徒，種種不同之學科，純然成爲卑級教授法。其教育雖不免疎放，然各學科教授能得聯絡。設備雖不完全，而效果已有足觀者矣。其教女子與男子等，以習字爲第一必習學科。女子則習假名，次及淺近之讀書、算術、裁縫，其他生花、茶法等爲隨意科。而其習字一科，不但求筆跡秀巧而已。且由其習字本之種類，應用於種種學科，或脩身、作文、歷史、地理及日用稼穡之心得兼及諸種學科。女子教科書則用女今川、女大學、女謹身往來、女

庭訓往來及女孝經、女誠等書。凡中流社會所缺之算數智識，亦教以淺近易曉者。苟爲商賈之子女及主婦者，實用的之效果亦復不少。且也其師弟或師匠及子女父兄之間，情誼尤爲精密，於女子教育極其便利，實足爲維持風教之一機關也。其他比寺子屋程度稍高教授經史之私塾，亦多男女共學者。今考由德川時代至維新之初，全國散布之私塾寺子屋等類之機關，今日所知者其數略有一萬七千餘校。此等校舍大抵教育女子，女子之數固不及男子，然亦有女子就學之割合，較多於男子者。於是下流之女子，未必盡爲目不識丁者也。其他又有一派號稱心學者，以感化誘掖實業社會及商家之子弟爲趣旨，以感悟人人固有之自性爲目的。當西歷十八世紀之初，由石田梅巖（一千六百八十五年至一千七百四十四年）始創此派。其後日漸勃興。梅巖之高弟手島堵庵於天明二年（一千七百八十二年）開五樂舍於京都，堵庵之高弟中澤道二於寬政三年（一千七百九十一年）復建參前舍於江戶以來，此派勢力擴張於關西及關東各地。其脩心之法雖有種種，而最注意於女子教育，尙行男女共學之制。卽男女別席而坐，下自幼童及目不識丁者，

上至於稍有相當智識者，悉集一場，教以脩身，以感化子女。其中如梅巖之高弟慈恩尼，主張婦女負教育兒童之任，故婦女不可不受教育。堵庵則由女子之禮儀作法，論夫婦之道。道二則以平易適切之喻言，以講女德，使婦女得以了解其義，於女子教育之上頗有裨益也。其所言雖不脫於三從七去之道，然一般無學之婦女，却覺其所論多通俗適切者。是時全國校舍亘二百餘所，實近世中流社會以下女子之小學、中學程度之教育機關。其他不過於家庭之中，學縫紉烹調及三味線、踊等諸遊藝而已。故由今日觀之，其設備之不完全不言而喻矣。然至嘉永安政開國前後，女子漸知勵精向學，頗羨久在寺子屋就學。至泰西文明輸入，各藩知事洞察時勢者，爭先投資以經營女學校。至今上陛下，於新學制頒布之時，論及女學不可不興，此實後來教育發展之基也。明治五年頒布學制以來，小學教育屢經變遷以至今日，男女六歲必入小學，修業年限尋常小學四年，高等小學二年至四年，高等小學二年，卒業者得入高等女學校。而由地方狀況，分男女特別教授及混雜教授二種。從前義務年限四年，今延長為六年。其小學女學生之數累年增加，明治三十八年女子就

中等教育

學之割合，學齡女兒百人中九十三人，三四雖較少於男生之九十七人，七二，而逐年累加之比例，較男子爲多，成績頗有可觀。其中等教育者於明治五年政府創立東京女學校，教國書、英學、手藝、雜工等，又設豫科，許八歲至十五歲女子通學（明治十年廢止）。同時創立英女學校（今之京都第一高等女學校）於京都。明治十五年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內，以高等女學校名目設一附屬校，以羣倫道德爲本，授高等普通教育，以養成良淑之婦女爲目的。其後各縣女學校亦相繼設立，至明治十八年末全國僅九校而已。然翌年（十九年）所發布之中學校令中，以高等女學校爲尋常中學之種類，定女子必須施普通教育，後復於明治三十二年發布高等女學校令，令全國各府縣必設高等女學校一箇以上。其他私立之學校，於明治八年跡見花蹊女史始經營跡見女學校於東京，至二十年前後其數漸加，三十八年度全國官公立女學校，總計一百校，生徒三萬一千五百七十四人，亦可以見其繁盛之一斑矣。然全國男子中學校之數二百七十一校，生徒之數十萬四千五百五十一人，而女子尙未達其三分之一也。然以本邦現在人口男女之割合觀之，男女殆

各相半，則中等教育尙須設備不待言也。

第三 職業教育

女子既於小學、中學養成其人格，薰陶其婦德，以爲他日良妻賢母之備，處於社會之準備教育既足，又特設專門教育，以養成其技能，使他日立身於社會上從事職業之準備亦不可少也。然我邦此種教育，其發達僅屬於近代之事，往古未之有也。上古之時以漢學爲主之大學、國學，不許女子入學。然經學以外之技藝學術，宮內省內有特別之教育所，其中限於某種科目，亦許女子脩學者有之，例如太政官中治部省之下有雅樂寮，其倭樂部中有歌師四人，教男子歌生三十人及歌女百人，其歌女永爲宮女奉侍後宮。又有以織縫爲事任奉侍後宮之尙縫、典縫、掌縫等。又奉侍皇族及貴紳之乳母，如後世之保姆者，於養育子女之教育最有密接關係者也。又醫道之分科中，產科屬於中務省內藥司，爲女醫之專業，其生徒許其採用官戶婢十五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三十人，授以安胎、難產、創腫、傷折、針灸之法，卒業者以其所學之專門技能，仕於朝廷。又有爲後宮宮人任尙藥者一人，典藥者

一人女孀者四人。其他如按摩術亦爲女子之職業者，然此種之業尙未大盛遂至廢絕。其後至於近代，無別爲女子開專門教育者，但親造於藝術專門家之門而學習之耳。其偶有從事於社會上職業者，亦多養成適合於當時社會婦女之品格而已，非可稱爲職業教育也。然至近時教育發達，遂開設與女子天職相近諸種之專門教育焉，其先發達者卽女教師之養成是也。明治七年設立女子師範學校於東京，是時皇后特旨下賜金五千圓，以獎勵女子教育。於是各府縣漸立女子師範學校，至十九年公布師範學校令，分女子師範學校爲高等尋常二部，尋常師範養成小學校教員，高等師範養成高等女學校及女子尋常師範等之教員，而女子高等師範以從來之東京女子師範充之，今分爲文科、理科、技藝科三部，脩業年限定爲四個年。其明年奈良復新設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女子尋常師範學校制度雖時有變遷，今也尋常師範學校之女子部設置於各府縣，現在關於女子之中等教育者，三十八年調查凡九百八十人，擔當小學校教育者總數計二萬二千二百六十八人。其他當全國三百十三箇幼稚園之保姆，凡八百三十五人。有英語中等教員資格之學校

者爲津田女學塾、青山女學院。關於醫學教育者明治十七年內務省開女子受醫術開業試驗得爲女醫之例，於是荻野銀子、高橋瑞子等日唱醫學教育。是年長谷川泰氏經營濟生學舍許女子入學，未幾復廢。更由鷺山女史創立東京女醫學校，始微有端緒，今日養成女學生計數百名。其他又有日本醫學校女子部，東京醫學校女子部等，合現時日本全國而計之女醫有一百三十餘名。他如產婆養成所及看護婦養成所（赤十字社及東京慈惠病院）等東京及各地方病院設立頗多，看護婦產婆之數配付全國不勝枚舉。蓋我邦婦人，外雖柔順，而內實有堅固精神，有一種凜然不畏之氣，故當日清日露兩戰役，看護婦之勇敢不怯克盡厥職者，亦可以證其教育之結果也。又女子之受商業教育者，以近頃法學博士和田垣謙三氏所經營之女子商業學校爲始，其卒業生者各實業會社採用者頗多。

其他如音樂美術技藝等，從來雖無別設教育機關，而婦女之間亦視爲他日良妻賢母所必要之學問，故各就其師讀者頗多，如聖德太子妃橘姬所繡有名之天壽國曼陀羅，平安

朝女流之繪畫音樂，土佐光信之女千代女之繪畫，小野阿通之樂曲，皆其例也，其所由來者遠矣。他如裁縫、花結、生花、茶湯、香技諸禮式，自古已定爲女子所必修之科學，雖非婦女生活上之職業，亦不遇養成婦女之一資格而已。然則如今日之音樂、繪畫、裁縫、刺繡、編物、造花、寫真等各專門教育等，亦皆承歷史的發達之系統，欲其爲他日良妻賢母之準備，若夫立身社會上之職業，不過其目的之次者也。今之官立音樂學校，始授明治十二年文部省內所置音樂取調掛之濫觴，至二十年改爲音樂學校，現時分本科爲聲樂部、器樂部、樂歌部三部，教授男女生徒，別有師範部以養成女學校及小學教師爲目的。其他如以上所述繪畫以下諸技藝之學校，其有名者如東京之共立女子職業學校、女子美術學校、東京女子奎文美術學校、東京技藝女學校、女子工藝學校、寫真學校女子部等是也。

第四 女子之高等教育

如上所述諸種專門學校創立，是時女子之高等教育亦日漸興起。蓋本邦古來浴高等教育之恩澤者，僅限於社會上一部上流之女子，德川時代文教雖興，而女子之脩高尚學德

者多出於儒者之家庭。如元祿時代，貝原益軒之夫人東軒女史（一千六百五十二年至一千七百十三年）通經史，能文墨，常助其夫著述，同時稱爲南學者之有名儒者野中兼山之女惋女史（一千六百六十年至一千七百二十五年），以堅貞之德操該博之學術，繼其家學，著隴夜之月一書，以論女子之德操。又如讚岐高松藩家臣井上氏之女通女（一千六百六十年至一千七百三十年），通經學，嫻詩歌。其他女子數學家者則有平章子，俳人菊後亭秋色，史家則有荒木田麗女，縣居門下三才女士岐筑波子，鶉殿餘野子，弓屋倭文子等。長於繪畫詩文者則有梁川紅蘭女史，女流政治家及詩人者則有中島湘煙女史等，其數雖不少，然皆限於特種之階級。若夫一般女子則少有傑出之才者，蓋亦當時世態使之然也。然由其少數特異之實例而徵之，亦可以證其高尚之學術無不適於女子，且不傷及女德也。然則從來女子之高等教育，或限於智育，或限於德育，終未得完備者，惟體育一門，爲戰國時代習武藝之用，故女子中亦有習弓術、薙刀者，然亦非列於一般教育者也。維新以後，社會發達，女子亦爲國家社會之一員。故欲完其天職者，必不可不受智、德、體三

育。於是創立日本女子大學校焉。蓋女子高等師範以下各專門教育，尙屬於女流高等教育之部。於是日本女子大學校，鑒我國家社會之實狀，察我邦婦人之特性，編設學制，採歐米女子教育之法，於明治三十四年開校，是年九月蒙皇后陛下賜金之榮。其組織分本校及附屬二種，本校分家政部、文學部、教育部、理科部、體育部、音樂部、美術部、脩業年限三年，附屬校分幼稚園、小學校及高等女學校之普通部、工藝、商業等之專門部。由是上自大學下至幼稚園，有首尾一貫之制度焉。今也本校七部中分科，其已設者爲家政、文學、教育三部，學課程度以適切於女子爲本旨，後來與社會進步相伴發達可期而待也。本校創立以來僅閱六星霜，寄附金凡五十萬圓，在學生徒一千三百人教師計八十餘名。

第五 女子教育之理想

開國以來，歐米文明輸入，女子教育之設備，亦漸日發達，爾來四十年，其間雖有變遷消長，然試觀今日之擴張完備，較諸古來教育史上所載者，則誠不可不謂一大發展也。蓋教育之機關，開國後雖日有設備，而其教育之理想尙未統一故也。據首章所述，近世女子教育

之理想雖歧，要之社會上下，最流行者爲儒教主義，而以女大學一書爲其代表。迨至社會日益進步，於是女大學一書世亦有擯斥之者。明治三十二年福澤諭吉氏，將女大學加以評點，別著新女大學一篇公諸世，凡二十三條，其男女交際之擴張，親子別居論，對於舅姑敬遠法，夫婦對等，再嫁是認諸說，雖與從來之議論相背馳，而福澤氏則謂夫婦乃由契約上而生權利，故以諸事對等之主義立論，以定近代女子教育之方針焉。試觀社會之現狀，全國家庭雖多實行親子別居論，然其可議之點亦復不少也。究之福澤氏之訓戒，一面足以代表女子教育界之思潮，而同時則有以促男子之反省，高女子之位置，然此亦不過就親子夫妻之間，排斥舊思想鼓吹新思想而已。其他又有女子之教育問題者尙多，卽如基督教的養成婦人之宣教師派女學校思想是也。基督教的婦人思想者，以敬神爲始，雖有種種長所，然當事者不察我國之現狀，欲使我國婦人直成爲歐米婦人，其教育主義不免與社會不相容。然輓近基督教女學校，雖稍有參改，以與我國情相融和，然自國之教育，決不能與他國歷史風習洽，必不可不以其自國之情態爲基礎，故基督教之教育主義，終不

高等教育
之必要

免有主客顛倒之觀也。然世人多唱女子不必受高等教育者，輒謂女子腦質不堪受高等教育，却有耗其身心，害其女德之弊，是蓋由於維新以來泰西思想，侵入日迫，不顧女子之實力，而卒強以高尚之學術，故其反動一起，厥生斯象，其有以喚起社會一般之輿論者，亦有以也。然徵諸我國古來女子高等教育之歷史，歐米諸國今日之成績，則女子之足受高等教育，無足疑者。然無論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皆足以開展我邦女子之心身，使其有高尚之品格、獨立之識見，發達德、智、體三育，使能盡其天職，他日成爲良妻賢母，且傍及種種藝術，能使之有獨立之資格，進而爲我國家社會之一員，誠能發揮本邦女子之特性，助國家之發達，人類之進步也。此時女子若無堅忍之精神，勇烈之氣概，安能堪斯任哉。

吾人之責

然上下三千載，能咀嚙外國輸入之文明，發揮其特性之女性者，今又與泰西文明同化，以發揚我日本婦人之精華，且不但內地已也，其餘波且遠及海外，或由暹羅王室，或由西藏王族，或由支那皇族，招聘我國女子以興其國之女子教育，其來就學我邦者，其數亦日增。我邦之婦女，將來成爲東洋女性之中心，登諸世界之舞臺，可期而待也。然其能臻此盛狀

者，雖有資於歐米先進國者不少，而亦我邦女子具有偉大發展之素質使之然也。故我輩與國民不可不感謝我邦婦女之精勤向學。而從事於女子教育者其責任不可不益重。然則吾人對於婦女教育之道如何，卽確守明治二十三年之教育勅語，使我國婦女，爲社會國家，爲世界人道，有所貢獻足矣。